



或曰洪荒之世聖人惡之立甸鄉曰道過三代謂之蕩
夫何取曰不然道莫醇乎古而其蕩則三代始也洪
荒之世所可惡者以其璞野而禮文有不足尔其爲
道則固高矣非後世之可逮也三五制作文爲程典
吾孰見其能古之如邪今而曰不過三代則是三皇
堯舜爲不足濃而聖人不之猷矣揖巽豈不若征伐
而象刑豈不逮湯禹刑哉況之言戰國之速於功利
而甘於自陋者也子何學嗟乎禮失則求之野中國
失禮誅在四夷洪荒世遠遽四夷之不若哉予起路
史則又濯天人之不可攷自黃羲而上別而冊之者

爲卷九本非可別也以人故尔昔先民之傳春秋有
内外之異故劉氏通監因曰外紀曰外非是謂之前
可也今自十卷目之以後紀

路史後紀

廬陵羅泌

第一卷

路史十

太昊

禪通紀五

第二卷

路史十一

太昊下

禪通紀六

第三卷

路史十二

炎帝

禪通紀七

第四卷

路史十三

炎帝下

禪通紀八

第五卷

路史十四

黃帝

疏仡紀一

第六卷

路史十五

黃帝下

疏仡紀二

第七卷

路史十六

小昊

疏仡紀三

第八卷

路史十七

高陽

疏仡紀四

第九卷

路史十八

高辛

疏仡紀五

第九卷下

路史十九

高辛下

疏仡紀六

第十卷

路史二十

陶唐

疏仡紀七

第十一卷

路史二十一

有虞

疏仡紀八

第十二卷

路史二十二

夏后

疏仡紀九

第十三卷上

路史二十三

夏后下之上

疏仡紀十

第十三卷下

路史二十四

夏后下之下

疏作紀十一

夏后

疏作紀十一

夏后

疏作紀十一

夏后

疏作紀十一

夏后

疏作紀十一

夏后

疏作紀十一

夏后

疏作紀十一

夏后

疏作紀十一

夏后

疏作紀十一

路史後紀一

禪通紀

廬

陵

羅

泌

撰

男

辛承命註

太昊

太昊伏羲氏

昊本作昊按太昊幣文作昊又作爽爽並太昊字

方牙

易通卦

義方牙精作易無書以畫事謂以畫卦事為治也故論術云伏羲以卦治天下鄭氏論云易者陰陽

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人皇初起鄭康成注以為伏羲世質作易以為政令而不書止畫其事

之形象

一曰蒼牙

通卦驗云遂皇出握機矩表計真而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謂伏

義也說者以為文王非按雷風姓孔演明道經云燧

更蒼牙所謂蒼牙利鋒者風姓孔演明道經云燧始王天下是伏羲因遂皇之姓矣三墳書言因風而生焉風姓鄧氏書云東方之帝不能生風故為姓

豈其然哉予固謂上世嘗有風國因為姓尔故帝後
有風后風國之后盖久而後得之玄女經云禹問風
后知其後云是為春皇寶續記王于年云以木德王

于木德故包羲世多作庖犧轉失亦號天皇帝王世紀人帝皇雄

氏一作熊並音弘世蒼精之君也見鄭禮記注梁武

精始造工業畫毋重脊君亏華脊之渚記云所都國

盖因華脊君之而名乃閩中俞水誣嘗暨叔姬翔亏渚

之汾巨跡出焉詩含神霧云巨迹出靈澤華脊履之

怪生皇羲注云靈威仰之迹世紀謂迹出於遂人之

詩又云遂人沒伏羲代之妄也跡事詳高辛紀稷

華脊決履以踰之意有所勃虹且遠之因孕十有二

歲以十月四日降神帝系譜云人定時生孝經河圖云

之夜皇雄成紀之辰是以為八月五日矣非也得亥

之應故謂曰歲或曰伏羲即木帝故曰歲十有二年

時其符皆至寶續記云帝女游於華脊之淵感地而

孕十二年生庖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白鬚委地或

曰歲歲星十二年一周也說文云古之生於仇夷通甲

神聖人毋必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開山

圖云仇夷山四面絕立太昊之治也即今仇池伏羲

之生處地與彭池成紀皆西土知雷澤之說妄也

長于起城今秦治成紀縣本秦之小山谷名開山圖

成紀為伏羲生處起紀本龍首牛首玄中記云伏羲

通用詩有紀有堂作有起龍身靈光賦乃

云麟身文子云地身麟首有聖德故周變傳注云麟

身牛首非也補史記世紀帝繫皆云地身牛首詳女

紀渠肩達掖亦同臂也山準日角歲日珠術駮毫翁

歲龍唇龜齒孝經援神契云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

連珠術宋均注云木精之人日角額有

二

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 長九尺有一寸

珠銜衡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 望之廣視之專春秋合繼天出震息明睿智蓋承歲

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循用之本木德肇修文教為

百王典以其載德自木木寔艱東道不可尚同乎元

氣是備太昊亦作暉元氣暉暉得乎中央別而能全

宿而有成因號伏羲伏處義戲字義皆同史傳成謂

充庖因號庖犧最為鄙妄按莊周等古書皆作處戲

無作義者且伏羲古或用義而義牛之字未有用戲

者况伏豈得為服御字乎故世紀云後世音繆或謂

伏犧或作處犧皆失其音然史傳一書元有異辭予

攷古書獨禮緯含文嘉云伏者別也義者獻也斯為

最近王莽傳立斗獻亦音而義謂比斗之性標若乃

形然集韻亦同稀勻而禮記之義尊乃周禮之獻尊

則知義獻在古同義而叔駘心之為叔駘戲有以也義有

純之義獻有成之意然義獻字雖通理且有異集韻

定用處虧非正書跡謂伏羲以聖德代物亦未必然

自有句而應世故又曰有句氏句即庖乃國名蓋其

之故若夫論太昊之後有庖國似姓今庖水在山陽

平乘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无疑也後世弗知

謂為庖厨已失大妄而班方是時也天下多萬教人

志更以為地鄙陋甚矣 以獵子豢育犧牲服牛乘馬草鞮皮蒙引重致遠以

利天下而下服度世所有苦天出文章河出馬圖於

是觀象於天效瀟于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畫

者八卦以逆陰陽之微以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

類萬物之情而君民事則陰陽家國之事始明焉禮

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

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故大傳云伏羲氏作八卦此

各史記卷一

即文王之所用者蓋于云伏羲法八極作八卦黃帝
體九竅以定九宮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枝幹衍
為甲子而魏傳士淳于後乃以為伏羲因燧皇之圖
以制卦故高貴卿公以孔子不言燧人氏沒伏羲氏
作難之也三墳書云伏羲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
降日河泥時龍馬負圖始畫卦也蓋以草木紀歲也
雨降或以雨水言然河泥時非所紀伏羲微顯闡幽
文成萬代貴八卦作而曆數興疑未然也
章往察徠於是申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
君民之德于以洗心退藏於密管子輕重云伏羲造
六畫以迎陰陽作九
九之數而天下化之六藝論云伏羲作十書之教以
厚君民之別十言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消息
而息進謂天地萬物之間無非易非可以文字見直
在消息中尔或作不言之教音不立文字或作十二
言皆非畫舊云古畫字蓋法字尔古之為畫亦
為法去至是而之故有用九用六或作畫非
觀象
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

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種之
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卦八
小成即八卦自重者是造六畫矣因而重之則
六十四矣揚雄以為文王六十四非有辨別見原始
反終神明幽贊于是神著著地靈龜出洛乃窮天地
之願極天下之動以龜為策以著為筮獻南占之一
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說卦言昔者聖人
作易幽贊於神明
而生著故鄭勛記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玉錄伏羲得
神著而乘皇策易乾鑿度所謂乘皇策者義也古史
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筮自
伏羲始矣聖人之智非不足以立事也而人之於事
不容无心以故是非凶吉有時而繆爻取信於無心
之物尔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今先天圖始乾而
終夫豈止小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
成而已矣

占三墳書四事 政治小大亡非取於易者 如罔罟取

皆云伏羲 之象又離中虛罔亦中虛然結繩以為罔罟以岐以

漁所取乃重離也離為目巽為繩以巽變離結繩而

為罔罟之象罔罟也重目為罔三離為雉巽為魚

自二至四有巽體自三至五有兌體兌為澤

以岐以漁之象也是六爻果自伏羲重又可紛離象

見矣一十三卦皆取兩象學者宜即此思之 化蠶

法螯狐作為罔罟以岐以魚 世本伏羲臣主氏

罔罟以制都布 白氏帖氏伏羲作

罔罟以制都布 布是以神農有不

織之令黃帝內傳云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

維之功因之廣織廣之爾而淮南子乃有黃帝指經

纓挂之說妄也王逸機賦云機織功用大矣土自太

始下迄義皇帝軒龍躡屐業是創語彼織女始制布

帛蓋始給其衣服 古者衣皮即服製也特衣裳未辨

機織爾給其衣服 義炎以來裳衣已分至黃帝而衣

章等衰大立非謂始 龍龍時瑞因以龍紀官百師服

衣服也三禮義宗云 龍龍時瑞因以龍紀官百師服

皆以龍名 文淵鉤云伏羲作易名官命一臂叙云九頭

紀時有臣無官但立尊卑之別故周禮疏

亦謂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伏羲因之郊子以為

龍紀而漢儒說左氏者乃出春官青龍之類杜君卿

臆說

作為龍書以立制號而同文

字源云龍書太

平御覽作景龍

書

稽夫象肇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而文籍繇是興矣

書契代繩取之夫百官以治豈

自後世神農之法一君二臣三

佐四使言有虞氏官五十者孤矣或謂太昊

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充非也有說別見於是盡

地之制分壤時穀以制國用

功業德望皆在於此能

者有餘拙者不足董道

以為代

必不自聖庸委師於宛華

印鬱

爰興神鼎

封

書云昔秦帝與神鼎

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

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鑄九鼎嘗飴饗上帝鬼神

漢志師古云

制郊禪即命臣

羊庖犧登龍使鬼物以

秦帝伏羲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致群祠而升薦之

見拾遺記尋攷古書取犧充庖之說不可解於後世崔氏正論更謂

太昊故九庖之官

其女學者所宜領會正姓氏通媒妁以重萬民之麗麗

皮薦之以嚴其禮示合姓之難拼人情之不瀆

麗鹿皮也

古史攷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通典唐志等皆作儷白虎通義作儷云雙皮也婚聘

儷皮為可表服不忘古也禮外傳云伏羲以儷皮為幣豈若漢武之皮幣以自鹿皮方天緣以藻績三侯

朝以薦璧者何休云儷皮玄纁取兵順天地也鹿皮所以重古也法乾坤以正君臣父

子夫婦之義聚天下之銅印視俯觀以為棘幣好員

法天肉方法地以益輕重以通有亡

太昊幣謂之九棘詳見發揮昔

寶鼎尉王鐸家有一布長寸六分肩廣八分首廣五

為足間一分重六銖古文作行吳乃帝昊字幕文作引李彦美所謂了旁行畫者蓋義字也錢書目為異布又董公昇家有二種長寸八分額廣六分肩廣寸

一分奇問五分重十二銖面文作父吳幕文作爽皆

太昊字也攷之盟鐘帝自作二則此立之為川信為帝字又封禪文昊作昊可見按二五古幣皆員內而

方外為睥睨之形垂則象天之示置則象地之勢北會而南分而坦之則人也蓋本三才

之義取象如此豈若後世之苟簡哉察六氣審陰陽

以賚之身而四時水火陞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

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疾而人滋信

世謂神農嘗百草

草而孔叢子世紀昔以為伏羲蓋不有其始曷善其終伯禹治水猶資縣九載之功黃帝制宮亦籍古茅

簷之制義炎二聖既主盡其性而後世猶有攷嘗之患咀虫蛆蝨草木而宮嬪多致死者况不為之度邪世

紀云太昊制九針以拯天枉而傳亦謂黃帝命岐伯為之按靈樞岐伯對黃帝以九針則亦古有之古者

以砭後代以針高乃因甲錄真原賦云廣成子以靈

氏之山多砭此也乃因甲錄飛六甲錄八卦鎮方錄

乃卜法授伏羲故或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為

之元為合其行以為法春秋內事以謂自開闢後五

合之以為元命潛龍氏莖之乃迎日推策相副建造

甲子以命歲時配天為幹配地為枝枝幹配類以綱

維乎四象故情偽相感而星辰以順則漢曆志伏羲

是太昊已有甲子故陳鵬曆書序云伏羲推策作甲

子而世本等皆謂黃帝令大撓作甲子非也撓特配

甲子作歲月日時亡易于作旋蓋魏志云蓋天者周

納音爾立周天度其傳則周公受之於商周人制之謂之周

解言天如蓋笠地似覆盤皆中高而四下商者周大

夫商高也按周髀算經商高答周公云古者包羲立

周天歷度趙君卿云立周天歷度建章節之法後楊

雄洛下開張衡之流俱行渾天之說而蓋遂廢世亦

不知其為太昊之法與渾天之非也有排渾別見

著躔合時而一周故分天周以為之數以記日之所

行既分天度乃假物以誌之二十八宿列布四立九

方故於是以為當度之星有美周天度說別見

部而民易理易卦坤靈圖蓋九州之始也寶璫於是

紀陽氣之初以為濇律續志云虞羲作易紀陽氣之

以黃鍾為宮大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祉南呂為

羽應鍾為變宮也世言黃始作以諷其符班志云大族為人統律長

律呂者繆矣類萬物之情樂建立其律呂備矣故太公龍韜云三

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

甲之分微妙之神以天清靜夜半遣輕騎去敵九百

後世史記卷三

一爻之第六六三三六四九亦三十六是為乾一爻之策數可合故為者三八重之得四十八加一而成衍四九乘之得七十二以應五日之候因而五之亦三百六十以應當期之日非為六十四卦之爻

建寅甲日寅辰

三墳云伏羲三十易草木而河圖出又二十二易草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歷歲起甲寅是伏羲以庚寅歲生庚申即位與

斯萬載之一遇也是書人木盛於卯以卯之辰陞敷或疑之是說宜有自來

教之臺聽八風民授始

伏羲有敷教之臺見山墳拾遺記云伏羲方壇之上聽八

風之氣以作八卦方壇蓋謂天地猶佛者之言須彌今晉之趙城南十五里有伏牛臺世紀謂伏羲常居然云居此臺伏牛乘馬而名其言不類謂君資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墳乃紕神明開肺意舉六佐以自策

見陶潛命金提繇俗指苦蓋謹審臧視之未居者借力成之以靖

命金

敷民

金国提名命鳥明建方泂窾木

絕港道以濟不通奠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

真源賦伏義別

九宮因此置九州法語云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分九州据共工氏霸九州則州之九分不自帝舜若廣帝矣亦自視地之墉物之夥其爭日大勢不可以偏然之勢也

制而獨任於是經國謀賢以極治寄而闕濃制故不

慮不圖而人正

世謂黃帝始分土建国非也按神農

陽侯而傳亦記神農有遠國近國之制矣非始於黃帝也論語摘輔象曰燧人之佐成博受古諸宋衷以命視冒為旌志

災惡察虛實居百賙以平民

摘輔象曰鳥明主命紀

侗中職定于中邦

二入目作紀通宋均仲起司陸

主平地一
陽侯司海宋衷云陽侯伏羲之臣蓋大江之神者許叔重云陽侯陵陽國

侯也因近江以溺死應劭謂以罪自沈二六佐職而

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確明刑政脩兵仗以威懷太

陰經云伏羲以木為兵神農以石為兵楚辭所謂命蹇脩以為理者王逸蹇脩為士以

之御敗而下情至五臣洪慶善等皆云伏羲臣謂為

媒理云時理官主婚姻蓋理士也士主萬民之判或

以騷經復有簡吾法乎前修何博蹇而好脩之語非

必人也慶善以為宓如伏羲之女故使於是齎率萬民

臣以為理修脩字異蓋異事五臣作蹇於是齎率萬民

平水土道泉原因水居方而置城邑見三墳書或以

縣置城郭非也國土既分城池斯立故史記言黃帝

為五城軒轅本紀言黃帝築城邑而祀勝書記神農

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然而無梁則不能守

也是炎黃已城池矣石城之制既自神農則土城之

作有不自伏羲乎往古之事固有可得言者黃得襄

城小童不自後世世本蓋因呂春秋言縣以尾為城

而誤之呂氏之說持狀縣之兇惡爾百令且舉乃命蜚龍氏職圖父因

藍事以為禮儀而天下治三墳長離徠翔三墳云因

樂長離者鳳也爰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辨樂論云昔伏羲

取澳天下歸之特則有屬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

穀時則有豐年之詠按扶來歌即鳳來之頌乃神農

之扶犁也扶鳳來犁音相同以鎮天下之人兔園策

爾是知神農因太昊之樂注引傳命曰立其以立基為

黃帝之人動故宣正声以檢之命曰立其以立基為

為大泉皆唐新桐為七尺二寸之琴繩絲以為絃絃

人避國諱二十有七命之曰離離心遙舊琴譜伏羲之琴曰龍吟

故盧仝云五首六律十二徽龍吟雀響音思庖義爾雅

云大琴謂之離事源及太平御覽云傳此琴伏羲所

各也為已卷二

制樂錄云大琴二十七絃中華古今注乃以為伏羲造二十五絃之琴而琴式謂琴二十絃郭璞又云十絃皆失之切攷伏羲以木王者三與八者木之數也故三其九為之絃八其九以為其長非苟然也廣雅云伏羲琴七尺二寸或云三尺六寸六分徽天音操五絃蔡氏琴操亦云伏羲作琴五絃非也楚辭云伏羲駕駕辨以通神明之況以合天人之餘辨吳都賦所謂超延露而駕辨者劉淵林云伏羲作琴制此曲組桑為三十六絃之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灼土為埴而禮樂於是興焉文子世紀

伏羲作瑟三十六絃蓋瑟屬陰故用十六之數世本云包羲瑟五十絃後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声故小司馬二皇紀及小史皆云伏羲所作之瑟二十五絃按揚雄主為論云夫心與治游乎太和情唐虞能充其任神與化蕩乎無境惟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為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逢不能以為妙隨志又云二十七弦乃尔雅之所謂灑非此負方州

抱負天體泰乙統乾元紹天體寂明一垂策寢方而枕繩蕩乎亡竟以因應而覺悟乎天地之間不是賢而非愚不沾巧而尚行去羨去慕惟以道化上亡求欲于下下亡于進于上是以百姓足而宇宙洪寧官亡其備之民而死不用郭鳥萬虫蛇懷于瓜毒陰陽之所離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之戾物傷民積者絕止之是以事簡民純亡言而化天下之人浮游罔養而莫知所如往臣子以順君親以尊故星宿温閔而鬼神受職功揆上下洞八方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泰山禪云云以昭姓攷瑞而曾報攷瑞者輯羣玉如虞舜之輯瑞黃帝

之合符尔非云符在治百六十有四載落賦真源而女

弟媳媧立字與年百九十有四葬山陽世紀云葬南

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比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

宛單皆有伏羲陵又河中府有庖王陵廟引戴氏西

征記云潼關在北隔河望魯阜巋然獨秀謂之風陵

伏羲氏風姓也此當是女媧墓然古帝王墓冢皆非

一所宜都於苑丘故陳為大昊之虛世紀天皇庖羲

必有說云伏羲徒治陳倉地非陳國則不必宛丘矣然歷代

壇寰宇記云伏羲於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有長

史張齊賢文李邑易之然九域志陳蔡俱有八卦壇

北後人之附會按姚睦亦云黃帝都陳始其父沒襄

經云伏羲父葬震山下作丙放巽或代王華胥死之

世言伏羲無父其母感迹而生者妄也

葬覆車之原即藍田山也長安志云冢在厥妃殞洛

是為洛神代所謂伏妃者即虞妃漢書音義如淳以

洛水之神非也明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

日生后炤后炤生顛相牟處于巴是生巴人郭氏云

祖後武土封宗姬文庶于巴曰子循古之故古者遠

因雖大爵不過子巴王乃其後洛號秦惠虜之有其

地寰宇作后巴威華陽志順王五年張儀司馬錯巴

昭因唐人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原西巫武元赤

狄巴氏服四姓為廩君有巴氏務相氏世本云巴郡

五姓皆出武落鍾離山巴氏生黑穴樊暉相鄭四姓

之子俱事鬼神後巴氏臣四姓在夷城為廩君世尚

秦女事詳蜀黃帝應代有風后為之相環濟要畧云

紀後漢書后為黃帝侍中周曰常伯晉志亦云泰以古名漢因

為侍 因八卦說九宮以安營壘次定萬民之寤出陰

黃帝威重九徽猷多本於后尤北復以其輕勦其

餘于朝谷人賴其利遂世祀之是為金山之神山谷

今此日在長 謾封其後於任錫之已姓黃帝之孫任已

寔歸是生 其在唐虞俱有封土書缺不見周之任 夏

后氏之初封之庖為妣姓妣預世族譜亦有庖國云

記遂周之興武王復其後于宿後有密宿須句顯與

邑于涕上寔奧太昊之祀以為由蒙主須句乃須胸

須城京相璠云須胸 是以季氏將伐顯與而孔

子傷之說見國 須句後為侏所併魯復取之魯公伐

句須句蓋武于邾矣至是魯取之後擾于邾迨文

公七年襄復伐邾而取之春秋特譏無故勞民取而

不守云須句者遂為邑猶冒昔名亦云威須句須句

之來奔且云反其君俱安預云雖列國而削弱為魯

私屬九非詳 而宿之後則興于宋俱不復見莊公十

自昭公十年取之為邑猶以邾 後有風氏佩氏用氏

並繁文又有風 義氏希氏戲氏包氏庖氏鮑氏

氏皆古文之變 未本 史氏顯與氏東氏世又以為東方氏為出女媧謂

包姓 東蒙氏胸氏須胸氏任氏妣氏宿氏

罔氏伏氏處氏宓氏密氏服氏服本服不氏後而密

有密而密不齊本作宓故密子賤彈止作用處以為 帝之弟郝骨氏為帝立制其

齋孫子期帝乙封之太原之郝蓋商因郝後有郝氏

郝骨氏元和姓纂作郝骨氏唐書骨氏表又作郝省氏云太昊之佐臧佐也

贊秦始云遠聖人成能出包應世書契代繩肇脩

文教以立治紀經域奠部畋漁棘幣原始及終分躔

畫卦消息甲乙以成變化陞各禮樂教而不殊道疑

體寂雲首蒼梧負方抱員明一坐策不慮不圖鬼神

授職爰興神鼎封岱禪云萬世允賴若稽三墳

太昊紀上

後紀一

路史第十

天下有大本三上處其二下亦處其二仁者上之

命義者下之命而財者上下之所共者也三者之

於人猶魚之有水不可頃刻少也仁義立人之道

聖人之所以配天地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

義也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是故君

子見得思義非後財也予既紀伏羲因玩其畫與

孔氏之所贊然后知財之不可以不議也遲雞聲

操什器蹠市朝而趨隴澤者無非從事於財也今

而曰利非孔孟所言而財者士之不道不幾乎又

欲禍天下於財乎嗟乎喙則鉗矣出而用之則歛
之也刻之也剥膚鎚髓百孔並作而長不足也何
則人心則異而其情不大相遠也伊聖人之治天
下豈它術哉亦原人情而已財者聚人之大本天
地之所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故雖義炎之爲
世不能舍是以爲治不過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蓋天地之生財也莫非養人而生也是故
天地生財以養人聖人爲地主財以爲君是非
外生之也因其理以爲之理爾又非以其所養者
害人也上漏下溢割鼻飴口豈聖人之爲也哉請

毋議其宅六十有四卦莫非財也而孔子贊之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乃
繼之以十三卦之象是理財之說也畋漁之離耒
耨之益與交易之噬嗑必先於垂衣裳之乾坤者
是主財爲君之說也畋漁耒耨食貨之本也交易
爲市通財之術也市道興而無道以處焉則強陵
弱弱衆暴寡爭鬪攘奪乎食貨之場而不可以一
朝居矣於是變而通之以除其蔽故能長有其天
位而獲大有上九之吉垂衣無爲此惟乾坤之所

以能用九六也用則變變則通而不窮矣舟牛致遠是亦以通之也致之而猶有患也故又爲之擊拚弧矢以守之然後有財者始獲其安而宮室棺槨可作矣宮室棺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也

是王道之本也苟爲不安奚暇治禮義哉此大過之棺槨大壯之棟宇所以特後於擊拚之豫弧矢之睽與舟牛之隨渙也雖然張官置吏莫非爲財也不有以決之不可也此書契之夬治百官察萬民之所以不可後也是義炎黃帝堯舜氏之所以爲天下者也善乎漢文帝之推言之曰吾爲天下

守財爾爲天下守財者亦致其順而已矣是故因其情而爲之治則爲力易而得其功以石投水夫又烏有不受者邪卻壺漿辭牛酒利之小也而民悅之王業以成是則所以使之悅者初不在與之之多也悅不在多則其所以使之怨者奚間於取之之少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爲政於天下而齊宣以千里畏人繇此故也今而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君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聖人之所甚疾是故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盜者不過於欲利而聚歛者

雖吾之赤子者也制其田產教之時畜道其妻子
使養其老施仁政省刑罰正經界薄稅歛深耕易
耨不違其時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食之時用之以禮則財不可勝用
矣信能行此則四海之民仰之如父母如此則無
敵於天下矣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斯不亦爲天
地主財者乎今也操譎詭飾纖詐一日百戰苟可
以得之者萬方俱試而口不好焉曰士所不道吾
不信也夫言者未必爲而爲者常不言王行之清
談吾知其不若魯褒之能廉也取之有道得之有
義烏在其不言哉刮之盡鎰銖用之如泥沙豈人
也哉京師之朽敗太倉之塵腐適足重不肖子之
過爾鹿臺鉅橋非無財也以多而害于厥躬也而
昧者往往藉丹夜半之壑獨不聞白公之愛夫財
乎是梟之愛其子之說也茲非不議之過歟是又
烏足語易之道也

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
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
將以發其緒啓其斷也後世史者乃特立之

替既非體矣而末更爲評爲論又有所謂史
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乎起
路史惟中三皇不可得而緝紀若三皇與五
帝全德具美勉爲之贊其諸紀叙不敢有所
論贊昔者子貢方人夫子以爲我所不暇其
作春秋特亦不過直書其事無評品也今之
論辨蓋以事出繇古隱脫難白有所不獲已
者始別爲錄私竊自謂以爲士子所玩在是
若別之則茲史復爲斷煉邱報乃準歷代史
例之末姑遂聽之宜其用字

時有本書不同君子其必察焉其辨證非詳
如者存之卷

外

路史 後紀二

禪通紀

廬陵羅泌撰

男革承命註

太昊紀下

女皇氏

女皇氏媧媧一作去媧與雲按洞神部伏羲姓

皇名媧蓋古聖人有不相襲以知書傳所言一曰女

女媧風姓止本伏羲言之不知其嘗更也希世紀云地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為女皇而姓書希

氏出於伏羲風俗通亦云女媧伏羲之妹知羲希古通 虵身牛首宣髮列子以為昔虵身牛首虎鼻故

曹植贊女媧云二皇牛首虵形蓋人之形自有同乎物者今相家者流取象禽獸之形體者是矣非真首

牛而身蛇也韓愈柳宗元且不之達至今繪畫羲炎者猶真為太牢委蛇之狀大宛然哉然作於堂上而何以君人哉王充云世圖女媧為婦人形斯得之矣至陶弘景遂疑佛氏地獄中有所謂牛頭阿旁者為是三皇五帝

尤可惟笑太昊氏之女弟盧仝云女媧本是伏羲女婦出於承匡山名在任城縣東南七十里寰宇記云女媧生處今山下有女媧廟

生而神靈亡景亡諒少佐太昊禱于神祈而為女婦

正姓妣職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俗風

通云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昏姻行媒始此明矣夫昏以昏時而昏繇此因以因媧而因乎人媧者烟之始媒者煙之聚

所謂昏因姻媒如此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墮天綱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

於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威共工氏而

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妣媧

乃立號曰女皇氏冀州即中冀如蚩尤亦成于此蓋屢亂矣或曰中國總謂之冀

治于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山在平利上

州詳今福地記女媧廟與伏羲山接而起伏羲山在西城女媧山在平利寰宇引十道要錄云拋錢二山焚香合于此山

亦見九域志繼與于麗長安志云驪山有女媧治處又云蓋田谷次北有女媧氏

守守令圖爰絕瑞席蘿圖許氏云殊承庖制度

襲朱勝主於東方喬澤女媧陵記云予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蓋謂太

昊以木生火亦非也年代曆云女媧共工大庭皆不承五運理或可信而古史攷以為女媧水德神農木

德妄矣論語疏云女媧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白高陽赤高辛黑唐白虞赤此以三正言之也

天之極惟虛亡醇一而不嬰喋於苛事許云嬰喋猶深筭也上

際九天下契重壚合元履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春

運斗樞云處義女媧神農為三皇皇者中也合元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

通者也乃命臣隨作制笙簧以通殊風以才民用禮記

位云女媧之笙簧世本以為隨作喪注以為女媧氏之臣笙簧二器詩云吹笙鼓簧並鼓簧鼓而不吹則

非笙也許說文云隨作笙女媧作簧明為二物仙傳王逵有五舌竹簧漢武內傳鼓振靈之簧說者皆以

為笙中之簧非也蓋笙筑之類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筦以一天下之

音命聖氏制頌筦以合日月星辰以易兆之晨作充

樂帝系譜以都良管班管名曰充樂樂成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也用五絃之瑟於

澤立動陰聲極其數而為五十絃以交天侑神聽之

悲不能克乃破為二十五絃以抑其情具二均聲樂

成而天下幽微亡不得其理傳言帝女鼓瑟而云秦

矣謂伏羲減瑟而補史記言伏羲之瑟二十五絃也

五絃乃朱襄氏之瑟女媧用之非伏羲也世本云庖

羲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

五絃具兩均聲而拾遺記亦謂黃帝使素女鼓庖羲

氏之瑟滿席悲不已後破為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

則以為黃帝減之故宋世本注女媧笙簧為帝臣

繆總紛而井加之髮帶而頭飾用髮帶絡頭縹也二

為髻但以後世名之頭縹又云以荆校及竹為笄以貫於是乘雷車鞞六蜚以御天山海經云

秋

禮記

明堂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淮南子等以搏士為人之類為七十化且有鍊五石以補

蒼天斷菴足以立四極積蘆灰以止淫水等事世遂有鍊石成霞地勢北高南下之說按易內篇云福萬

民壽九州莫大乎真氣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用而麻姑仙人紫壇歌云女媧鍊得五方氣變化成形

補天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王逸楚辭注亦謂一日七十化其體則特軀中之事尔故安

期生尚鍊五石踐脩者宜知之有補天別說見發揮 聖車出澤馬來川嶽效靈

啟緯應理是故馨烈彌楛不設濃度而以至德遺後

世鴻烈治百有三十載而落見真源賦元李中元甲子其腸爰化

而神居于栗唐之野橫道而處坵王裕於董龍古塞

洪河之流是為風陵堆也墓今在湮關口河渾上吃然分河有木數株雖暴漲不漂沒今屬陝之關鄉縣按元和碑縣志風陵堆山

河東縣南五十與潼關對寰宇記一風陵城在其下關

鄉津去縣三里即風陵故關也女媧之墓秦漢以來俱係祀典然九城寰宇濟之任城東南二十九里又

有女媧陵成冢記云女娃皇有五其一在趙簡子城東今在晉之趙城東南五里高二丈九城志晉州有

帝女媧廟寰宇記在趙城 唐文武皇帝江都之役夜

故皇朝列祀亦在趙城 徑其處風雨中有女人鱗身騶倡而前鱗生魚一匪

帝後果靖中華段成式以為德宗於靈武遇之宜後再見一云至德之際神嘗降之晉破

符堅八公草木皆為人馬唐得王君兵助討賊張末通得周公助平李密開元之天王助兵至德之文媧

神降此皆佑順可得信之 後乾元中號之刺史秦閔鄉墳天寶十

三載天雨晦冥俄失所在至是河房風雷夜聲遼明

視之其墳涌復夾之兩柳肅宗命祝史祠焉唐曆云五月失之乾元元年六月一日以其載媒是以後世復出刺史乃王晉光一作奇光

有國是祀為皇謀之神古高禘祀女娃後世不改有說別見因典祠焉

董仲舒法政社不霽則祀女媧王充云仲舒造以女媧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故祭之又曰

皇母水經注云顯親縣北山岩水源有女媧祠按太行

母云女媧於此鍊石補天按今濟源縣之女媧山上

有祠廟一日母山古老言為皇母山山近復有陵山

昔云遺迹寰宇記云孤絕似陵皇母山起邑界其祠

歲壽又今蟻眉亦有女媧洞常璩車陽志等謂伏羲

女媧之所常游此類猶多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糶少牢應

先休陵寢每下詔申樵採禁至再三置守陵戶委逐處

長吏常切檢校罷任上曆太具宛丘在陳炎帝長沙

在潭黃帝橋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陽臨河縣故城

東高辛頃丘城南臺陰城堯城陽穀林今鄆界舜九

氣今永州界禹會稽令越縣女媧華州界各五戶春

秋太牢諸處皆有祠廟者別祭享陵戶並近陵小戶

除二稅外免雜徭或云三皇之一也見洞神部鄭玄

陰平集云少牢

注中候救省圖

輒信也

贊制度承庖螭彼女希迪主東方前虵後螭必穆

靈門爰瑞席圖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川嶽效奇馨烈

宏集道標萬物神化七十斷鼇立極地平天成笙簧

汔今載祀風陵

女皇氏題

甚矣天下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作史記世

家侯室而紀皇王然而呂后項籍俱列本紀人皆

疑之且以為太史公壞編年之法以立紀傳予有

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云女媧脩伏羲之道無所

改作故孔穎達謂大易與佔之條不見有女媧難以

輒信也

各五後集卷三

五

以見太史公為得聖人之意也夫春秋編年以王次春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不敢擬聖人而作經於是法外傳之體以為紀表世家焉是編年之法也惠帝死孝文未立呂后為政者八年今不紀則將屹然中絕其統邪知此則知太史公紀呂后之意矣班固作書吾不知其知是否也然亦紀呂后而不敢緝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紀歐陽子不知出此乃以為春秋之法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此歐陽子之失言也聖人之作經隨事舉實非以意而遇事是故五刑在御而一陰得

位則哲以大有天地之義事則逆爾統在惠則紀惠統在呂則紀呂豈固曰婦人不得為君吾不紀

邪惠帝立七年而史不紀政實出于后也固乃立之及其反正史遂紀之武后之下范祖禹以為春秋不于吳楚以存周室唐有天下武后烏得問之遂復中宗之年紀武氏之号此尤倍理不知周既革号而易祚矣范曄華嶠之徒乃以謂后者配天作合前史錄于戚于末編非其義乃盡取諸后紀之斯無識矣不知何所見而紀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宣王未立有

共伯和者釋位以間王政蓋十有四年矣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共伯歸國故當時史氏以是十四年者繫之號共和焉知此則知予紀女皇氏之意矣

有共和辨 嗟乎君子之制行至其窮則皆道之廢

也妃后之賢不過備佐君子求賢審官以贊其外

而已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相葆之以踐阼三母

之賢不敢干也自宣太后臨朝稱制而北晨時播

姁媮嫵婉違夫子者莫不以荐其口故宜都內人

云古有女媧者亦不正是天子也特佐伏羲以天

九州而已爾後世孃媪越出房闈斷天下事者皆

不得其正非備昏主則抱持小兒以求肆豈知天

地之義女卑於男也邪而學士之論不知出此亦

難乎為頌矣武后時宮人李義山紀其事 或曰項籍與高帝同

唐馬總意林云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鑿

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

識其父曾問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外各獨何

氣之使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曼良日月行

之名因皇字曰老人出見出方長生長少死衆曜同

光神農從其嘗藥以致人命玉冰云鬼史區十世祖

當神農之世說太始天元 磨辰蜃鞭芡察色鯉嘗草木

王湘今按文有十二篇 而正名之小司馬史記云神農蜃百草是嘗又云云

帝以赭鞭鞭草木按事再搜神記云神農

赭鞭鞭百草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搗

百谷故号神農皇帝揚桐藥圖序所謂神農旋赤鞭

而酸毒者去草木之類蚕則散珠然察其形色嗅其

臭味自可別意惡堪作其藥可治其病固不待嘗嘗

而後知然聖人必逐一嘗啖制神鞭者蓋以重其事

尔任述意云太原有神釜岡有神農嘗藥鼎又成陽

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日神農亦名 審其平毒旌其

藥草山中有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 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

治病

上藥養命巾藥養性下藥治病

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

也傳記說同孔季彥獨以為伏羲嘗草木之可食者一日而七十毒世紀從之此亦陶氏序本草謂神

農書八卦等爾病正四百藥正三百六十有五着其本草過

數乃亂見三墳書本草中今本中白字者是神農本草經者用者大驗世紀云神農着本草四卷按

漢紀重及本草而志無錄梁七錄始有之止三卷是故或謂古無其書非也昔樓護少誦乙經本草則漢

世嘗有之特乃立方書小史云神農方書靈樞云黃帝曰予私覽諸方則方書古

帝所秘先師傳之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齋摩

踵訛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僦貸季岐伯祖之師理色脉者

移精變氣論云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入素經云天師對皇帝云我松僦貸季理色脉已二世矣粵又制請雨之法蓋南置水掩骼理齒以待天澤

工氏之為以水紀事則既改正朔革制度矣固不

可沒也因更傳共工以贅于大昊紀之末

共工氏之代侯者也
 世紀云女媧未有諸侯共
 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
 王非也于時
 是曰康回
 屈原云康回憑怒地東南傾
 已有侯國
 康其國姓
 髦身朱髮
 歸藏啓筮云共工
 回其名尔
 面蛇身朱髮
 蚩狠明德任智

共工氏傳

共工氏義氏之代侯者也

世紀云女媧未有諸侯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

王非也于時

是曰康回

屈原云康回憑怒地東南傾已有侯國

康其國姓

髦身朱髮

歸藏啓筮云共工回其名尔

面蛇身朱髮 蚩狠明德任智

自神太昊氏沒俶亂天常竊保冀方

按淮南子窺冥言伏戲之

道但言往右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云云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芦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典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是矣然以為炎帝後則非也据古列子尹子皆先叙共工而及女媧至淮南本經乃以為舜時共工振滔洪水薄空桑繆矣放共

搶攘為傑於是左概介丘

右繼終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空桑莘陝之間於女媧之都為近故共工

決水灌之欲以止之猶後世智伯梁武所為者智伯
 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不知共工氏之所為
 也效劇于諸侯虐弱以逞爰以浮游為卿瑣語云晉
 能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
 浮游敢于顛頭自沉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
 顧其狀如熊為天王崇見之堂則正天下者死見之
 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无傷今
 項六工乎從其言而病問顛自謂水德故為水紀官
 師制度皆以水名蓋乘時誰起而失其紀是以後世
 不得議其世也荀悅漢紀引劉子政父子之言謂五
 氏承之以水居于木火之間伯而不王公孫私賈方
 誣兇寬馬廷皆以秦在水德漢据火以克之非也方
 其君國也專以財利貨興有亡其取之也水處十七
 而陸處十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匱見管子
澤課倍

差於陸迨其跋戶更復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於是

立兵仗聚亡義以奸天憲韓子云共工之戰鉄鉅鉅

体兵仗鎧戟已大備矣專任浮游自聖其智以為亡可臣者故

官墮而國日亂民亡所附賢亡所從見汲冢書尚虞

湛樂淫失其身猶欲馮怒倭其悍塞壅防百川隳高

闡卑率方輿而潮陷之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

不崇數不防川不甯澤共工行違皇範諸福弗畀疾

薦作而為屢臻女媧氏戮之共工氏以亡共工氏无

見發揮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陸農師云皇而

霸者也謂之霸入於器故也所謂共工氏者如此若凡四十有五載有子不才終死為厲

禮傳歲時記等共工氏有不木子以冬至日死爲厉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

紀爲君傳爲臣路史之書豈故爲是瀆滕哉紀皇王所以尊天子也傳僭僞所以懲霸據也尊天子所以壹天下之統懲伯據所以著叛竊之罪統既壹罪既著則亂常犯上盜國賊民者不能一日遁形於地上矣齊桓晉文衆所共德也孔子作春秋蓋甚貶之勤王而請隧則併沒其功爭入而無親書齊小白曾何間於州吁與無知乎狄泉盟王入河陽朝襄王會宰周公王世子豈徒載之空言哉亦竊取其義以爲人道之大經而已矣百歲之後

有孟軻氏者蓋知其統矣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予之路史宜有合於此者不可以弗察也元經何爲哉彼將以進退南北也而自拂其統也乃自比於春秋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夫春秋所書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而正統常在周也帝魏於太和之元則不知所以爲始絕宋於元徽之五則不得所以爲終是則宋魏之間正未嘗分也正未嘗分則統未嘗壹也乃自比於春秋邪吳楚僭王春秋屢抑以夷秋而有中國雖有大功必如桓文之

予而實不子可也何至抗而帝之邪是故未覲先王之大道也未覲先王之大道而猶猥經百世區區於麟止獨何歟嗟乎法春秋而不知春秋豈惟王通哉使後世既既於正統之論而不得其正者皆通之咎也

太昊紀下

路史後紀卷二

路史後紀三

禪通紀

廬陵羅泌

炎帝

男萍承命註

炎帝神農氏

農從日向聲弊文作由古作田故呂春秋晉法法昔云堯使稷為田田之訛也

農厚也播作農洞靈經鼎圖皆滋于此

姓伊耆

一作祈世以為堯姓非也熊安云伊耆氏即神

農詳詩禮正義集韻作帆云古天子号盖誤當作帆

名軌

見春秋鉤

一曰石

年見春秋命曆序或作耳訛是為後帝皇君

見洞神部禮記正義云神農下為地皇作

未紀播炎精之君也

乘火

母安登感神於常羊

春秋元命

包云少典妃安登游於華陽有神童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為神農詩含神雲龍首顏似龍也此亦後世劉媪潘夫人之事爾常羊華陽之常陽也安登傳多作女登

列山之石室

即列山

厲山也

見荆州記

水經

賴生

而九井出焉

非記云井在

山北重

周之廣

一頃二

神農宅

神農生

神農

既育九井自穿

舊言及一

井則八

井震動

寰宇記云

縣北百里人

不敢觸

處為神農社

年常祠之

荆州圖言

永陽縣西北

二百三十

厲鄉山東

有石穴高

神農穴神農

生此老子

亦生于

此故崔

初少典氏

取

于有僑氏

是曰安登

有僑國也

世紀云

神農母任

姁

姓而任僑

兩國者

蓋任姁乃

帝魁之

生子二人

一為

黃帝之先

龍少典氏

一為神農

是為炎帝

詳譜

炎帝

長於姜水

成爲姜姓

姜姓之

祖也扶

風美陽

鄭康成

其

姬姓炎

帝所賜

其初國

伊繼國

者故氏

伊者

伊即伊尹

代者猶商

唐

然詳國名

記長八尺

有七寸

弘身而

生願

止為王者

衣袞戴冕

按太祖

黃帝詔

脩先代

帝王

祠廟至百

儀相宜其

龍顏而

大脣懷

成鈐戴

玉璽命

曆序云

有所據矣

蒼色六肩

戴玉理

法云日

月清有

次序故

神應和

以生之大

脣一作

大眉玉

理一作

玉英猶

玉勝也

生三辰而

能言五

日而能

行七朝

而齒具

三歲而

知稼穡

般戲之事

必以黍

稷日於

淇山之

陽求其

利民

宜久食之

穀而執

之天感

嘉生菽

粟誕苾

爰勤收

拾

剛壤地而

時焉已

則厘牟

五子借

至

周書曰

神農之

取種之夫

五谷未

有不自

天來者

或曰天

道遠神

農

后稷之事

未必皆

然詩言

有相之

道第以

其翼翼

油

油若有相

之者爾

此不通

之論天

神農灼

其可以

養

民也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墜土嗟穢燒櫟埽野
以教天下播種嗣瓜瓞之實而省殺生之敝始諸飲

食丞民乃粒梁武祠像碑云神農氏因宜教田闢土
以致民利陶弘景本草序神農嘗草以省殺生之弊惟生亡德咸若古政文墳

於是師於悉諸九靈學于老龍吉祖其高矩以致于
理也成在子云柯何甘與神農同孝于老龍吉或者
以為寓言非實夫寓言者謂寓其理於言借火之

瑞王承熒惑故以火紀時焉神農之有天下伐邪禮
和不可得而詳矣董仲

舒繁露云神農氏之有天下與天地俱起乎其有所
傳乎神農有所伐則可湯武有所伐則不可何也是
以神農氏於是脩火之利管子云神農作種五谷於
為伐非邪於是脩火之利淇山之陽九州之人乃知

冬人食黃帝作鑽錄生火以熟蒙臊氏食之無茲腸之
疾而天下此正言炎燧段火事字誤為黃故下乃
言黃帝之王童山范金排貨以濟國用班志云人食貨

竭澤云云可見世而易明言神農氏聚天下之貨貨幣之末久矣故
杜佑謂神農列國於國以聚貨幣日中為市以變有
無竊或前譜異布中有一種長二寸六分首廣寸六

分有肉好無輪郭足間正圓回文六字背一字又一
晉長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寸七分首廣六分足
間八寸重八銖有郭向七字縱橫神農幣也又不知

年代品有一大錢圓徑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
扶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叮字鈎畫甚精神字也而
董譜又有慢由一全佑所推知貨自神因時變裸以

農以來有之不知已二三分金貨矣因時變裸以

抑時疾以炮以燂以為澧洛醴酪也醴味似澧酪味
似洛禮運言汙尊杯飲
謂神農時楊仲昌加憲議云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
有酒醴後聖作為醴醕猶存玄酒示不忘古儀酒正
義亦云神農以上水為元酒此不知何所見古謂木
史攷云始有燂炙裏肉燒之日炮此燂人之世謂木

器液金器腥腥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於是大埏埴以

為器而人壽陶治之事始于遂人蓋有人事則有之若古聖人每創一事必盡其變而後已

是故卦立則有貞悔占稽之事室立則有宮隅門階

之制谷藝而烹蒸柝銚之用興藥嘗而炮灸佐使之

法起槌輪為大輅之始兜冒為軒冕之源燔豕為柴

望之監禘土鼓乃云門之拳石理勢之末事有必至

此遂人出火而陶治燔炮之事有不待於後世也黃

帝內傳言黃帝始作陶蚩尤作治呂春秋言昆吾始

陶治蓋廣之爾官長師事悉以火紀故稱炎焉世紀

此類尤多且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炎帝開尹告列之肇迹

子神農有炎之德者通典云有火星之瑞也

列山故又以列山厲山為民或作烈山麗山同按列

厲裂也故音為裂趙都賦興述叶蜀賦亦與結叶詩

栗烈叶卒歲而校獵與降烈亦與內叶知古同也且

厲山即賴山故登真隱決音雍字為咸厲切蓋音知

賴注者不知謂音小異誤矣開山圖云厲山氏產山

谷分布元氣蓋即厲山氏蔡墨曰厲山氏炎帝也起

於厲山者禮七祀木厲傷神也儀禮正義謂帝王之

無後者至漢七祀無厲而有山神說者曰遂以為厲山

氏妄矣杜預又以烈山謂炎帝時諸侯劉玄巳非之

豫若天命正氣節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謂人之生

太倉為主而太倉穀為主天下萬物亡以易於谷於

是擣木為杙燒木為耒跣窮髮跣野制晦清剛分

龍斷而戒之耕然後六穀饒以供粢盛而給軍國漢書

云神農之教帶甲百萬而無粟則不能守也兵書謂

神農以右為兵而帝亦嘗伐補遂則軍旅已備矣漢

代猶有神農兵法一篇則兵武之事有不出於有巢

太昊之時乎第年載遠邈有不得而詳爾乎

爰巾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

亡效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教之麻桑以為布帛

一

相土停君令人知所趨避乃命赤冀創球鉄為杵曰
 作租耨錢縛相鬻井竈以濟萬民燿盈刻鏹以蒸以
 菴民始拊食而不勝赤冀即赤糞赤糞若也一作赤
制炎帝之臣與攝提諸稽元器
皆十二支神作糞者誤按易傳九事非必盡黃帝堯
舜時呂春秋云赤糞作杵曰而新論以杵曰為伏羲
作黃帝內傳以為黃帝作組鏹鏹神
之類事始等始各不同有說別見
 故為政曰惟天
 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于政林林
 生人亡亂政典此三墳書神又設教曰民為邦本食
 為民天農不正食不死民不正用不衷士丁壯而不
 耕則受其饑女當年而不織則當其寒不貴難得之
 貨不器亡用之物是故耕不彊者亡以養其生織不

力者莫以蓋其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是故亡十倍
 之賈倍稱之民士力耕而女力績力歸于上而功被
 于下歲守十三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而國有十
 一歲之儲有以利下而不足以傷民乃制為之數一
 穀不登損一穀穀之澆十倍二穀不登損二穀穀之
 澆倍十蕪夷䟽滿之亡食者與之塵亡種者貸之新
 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洸並作而亡有入於
 溝壑乞請者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
 食足而禮義興姦邪不作亡制令而人從淮南子云
今而人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非無制令設而不
用也故六韜云神農以為貴在於成民之生然貴不

施於人而天下化則非無制令矣 衆金貨其通有亡按神農貨曰一金

故董氏譜謂柱佑惟貨自神農以來不知已二三分全貨也 列廛於國日中為市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

亡於是俱興未邦之益曰杵之小過交易之噬嗑 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號曰皇神農南方火為神

云其教如神使民粒食故天下号皇神農禮含文嘉

謂亂時不殖亂氣作沴乃紀上元調氣朔以端啓闕

拂君蒿辟尸隰以逃民害神農書云冬至陰陽合精

不凍君為不期百官為不親事不可出游必有憂懼

此復之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事也隨志云神農分

八節蓋三朝其於攝提七曜起於天關所謂太初曆

也神農之曆自曰太初非漢之太初也楊泉云疇昔

也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温以為早晚之期故

立曆名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漢使校曆淳于陵

渠覆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

珠應劭云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朝冬至十一日躔

擢俱起牽牛重非漢大初然其法亦不大相遠乃

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陽王筮見在紀外紀非商巫咸

山賦乃以為帝堯於是通其變以成天地之又極其

數以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侑神以通天

下志志以斷天下之業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

艮艮東北之卦也故裡艮以為始所謂連山易也前

寅而後丑丑歲之終寅歲之始也万物之終始也矣

伏義六十有四卦其名未著而神農之卦名又與今

代為異代弗之知陽豫游徙之類連山卦也演孔圖

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而史記

夏史記卷之三

始皇得璧言明年祖龍死不樂卜之卦得游徙是矣
世記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禮言夏謂之連山夏人
用之也陸佃云長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縱然北濟劉
光伯常撰為連山魯史記以應遺書之詔後亦敗矣世
有連山三十卷者乃
梁元帝之所撰 故亦曰連山氏 良山也字音轉注
列山者亦連山之

轉邪然則連山以 謹時祀盡敬而不斷喜挹春間焚
帝而名容可知也

封豨鬼桴土鼓以致敬於塊神而上下達矣 見莊子
晉志注

子春云以瓦為匡鄭注不從孔穎達云 諸飲食敬
鬼神祭祀古礼起於神農土鼓因於中古神農之器

云 悼澆泊閔愚惑天問於春乙小子曰上古之人壽

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

邪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說玉冊素

大論岐伯言臣覽大始天元玉冊天之文冊氣經于
牛女戊分云云戊巳分者奎璧角軫天地之門戶也

時而王胡為而著之紀曰是又所以為編年也方

秦之亡也藉既自立割漢中以王高祖而又挾義

帝以令諸侯漢中之地非惟偏也而高祖之王又

出於籍籍方分王諸侯而高祖固出其下是天下

之勢在於籍也烏乎而不紀之故必待天下之一

而後紀還于漢是編年之法也 楊雄云秦十五載
而楚楚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祭而天下三壇又曰秦楚為天典命馬
廷作史以楚繼秦列項于本紀是以有天下待之

矣班固降之于傳蓋以其書主漢作尔而歐陽子
論正統遂以其說為非謂列羽為紀此豈可法且

以為房三後元君周公邵公為政十四年而宣王
立是周統嘗絕十四年而續故周史記年謂之共

和漢中襄莽篡立十五年而敗是漢統嘗絕十五
年而續故漢史以其事作傳則統之絕何害誤矣

夫統者謂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也秦失其鹿勢已歸楚沛公以降悉听命沛公雖先入關而不能有未幾羽屠咸陽斂子嬰是楚當紹秦矣固之傳羽固非史記之例若張衡劉知幾謂後漢書宜為更始立紀不知此總史之例二漢書却不然也

為稱曰西楚霸王而已列之本紀則誠過矣義帝從汝

羊為羽所立遣將救趙滅秦首尾三年太史公宜為之紀以繼秦而下紀者以羽實為之而義帝之後無繼尔刘歆葛洪謂迂發憤著書列項羽于本紀以見居高位者非開有德則非矣昌邑王在位二十七日以過惡廢固无可言者然已為君踐帝位而乃紀之與宗室同傳豈非以是為賤而不知列之紀乃所以暴其過也厥後魏齊王芳廢歸藩中東昏廢帝齊宋前廢帝子業後廢帝是齊帝鬱林王海陵恭王東昏侯陳廢帝伯宗元魏廢帝即西魏廢帝欽北齊廢帝因後唐廢帝從珂並以過惡廢皆列之紀蓋以其子既紀太昊與女媧見其常底位豈以久近論哉

之至見神農求雨書其說別出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谷雨旬五日為

時雨万物咸利故曰神雨赤松子者諸侯也移老壤城於是下

之致為雨師神農傳云赤松子服水玉神農時為雨師師教神農入火至昆山上王母石室

隨風雨上下炎少女退之俱命去及高辛時復為雨師列仙傳云赤松子與黃帝時啖百草花不谷谷

至堯時為木工倣傳謂黃帝師赤松或云帝墨師之一云堯師者官師猶火師也師然今道有黃帝問赤

松經而張良欲從亦松遊故代以為仙者松子剗剗

民食刑盡悴而不顧通玄每歲陽月盍百種卒方民

蜡戲于國中以報其歲之成建亥之月火伏而蟄畢農事終而始祭也或云

後世之文攷之郊特牲乃以周正非也周蜡以十二月蓋夏十月商之十一月晉以周十二月襲虞故宮之哥日虞不臘矣月令小孟子祈來年祠公杜門閭臘先祖五祀蜡臘共月三代同之皇氏以為三代

皆以十二月亦非也故祭司嗇山林川澤神示在位而主先嗇

蜡者合聚百物而索享之山川神示皆豫非止入神

而所重者八以先有功於田也先嗇司嗇所謂田

故神苗稼神者說者以神農為先嗇自稷為司嗇蓋

自後世故禮傳謂豈有神農始蜡而自祭其身哉皇

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号其子孫有天下者始為蜡

祭其先祖迨田者故笱師注以神農為田主為始造

田謂之田祖先為禱事謂之先禱神其農業故曰神

農漢晉以來東耕悉增先農如社儀北齊以上辛丁

亥祠先神農氏則又為先農矣故禮非以先農即為

先嗇佃以先嗇為田祖司嗇為田畷据笱師章樂田祖

樂田畷也享農及郵表畷禽獸貌虎水防昆蟲通典曰蜡

者之代而祝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亡作草

木歸其宅傳以是神農蜡辭宜葦翕土鼓榛杖喪殺

既蜡而收民息已年不順成之方其蜡不通以謹民

財也蜡者歲終勞農休息之際惟不順成則厭禮而

婚條風至則合其亡夫家者以蕃其民是固淳鹵作

而人民毓教化興行應如桴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

福教經援神契云神農耕桑乃命邢夭作扶犁之樂

制豐年之詠以薦蠶采是曰下謀扶犁一作扶采即

古同音爾帝繫譜云伏羲曰扶來制雅琴度瑶瑟以

神農曰扶持蓋未達詳太昊紀

保合大猷而閑民欲通其德於神明同其龢于上下

日瑤貴之也揚雄琴清英云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

淮南子云神農之初作琴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新

論云神農為琴七絃以通萬物而政治亂而洽聞記

乃云二十五絃說文世紀隨志小史通曆又皆以為

五絃非也按廣雅神農之琴長六尺六

寸有六分然亦以為五絃有說在發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於是神禮

漢嘉穀茁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敎令禮含文嘉云神農脩

德作耒耜地應之以醴泉書斷云上黨羊頭山嘉禾八穰炎帝乃作穰書用穰時令亦見墨數及蕭氏字

源澤之高平北三十五里羊頭山也寰宇引山海經神農嘗五谷之所上有炎帝廟蓋郡用志也山今在上黨有神農城下有神農泉南帶太行右散蓋今

長子西南五十有神農井出羊頭小谷中九域志上黨有神農廟井又人隴州有谷城神農嘗五谷于此而上黨記廟西五十步石泉二所一清一白甘美呼

為神農井風土記神農城在羊頭山上下有神農泉為神農得嘉禾處地形志亦云得嘉谷之所太原御

覽屏封一作丙封命白阜度地紀脉水道窳木方竹杭潢洋

而有亡達春秋元命苞云炎帝之臣曰怪義生白阜是圖地形御覽以怪義為白阜母名阜為

神農通水脉使不壅塞遂甄四海紀地形遠山川林藪所至而

正其制蓋正九州之制錦帶書云神農甄四海故文選詩云神農更上軒轅承紀畫野分疆爰封

衆子命曆序云有神人駕六竜出地輔号是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

里南北八十一万里世紀云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尚矣諸子言神農王天下地東西九十万

里南北八十五万里蓋所制里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

處賢以便勢予以相用而寄其憾近國地廣而遠彌

小負海之邦率三在地呂春秋云神農分國近國地廣遠國地愈小海上有十里

之國與二十里也此特一聚落附庸采地尔以今觀之中華戶密綠海人稀而何以為國哉三墳書氣墳

云山氣上聖人以安万國夷攷其制蓋制應有万且不應見於炎帝之後世言帝始創万國繆矣說詳

國記國土相望羸狗之聲相聞以大用小繇中外猶

運指建瓴而王者以家焉乃課工定地為之城池以

守之詳太昊紀注后歲省方觀民設教月省時攷終歲猷

功以時嘗穀稔明堂見淮南子及隋書宇文愷傳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土不能

能燥濕不能傷迂延而入之以享上帝祀鬼神如此而已晏子所言下之燥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入土事不文木事不鏤以示人之節者故王禹偁有

巢氏碑云猶賴伊耆儉于一時椽不用斷階無剪茨則知自神農矣或謂黃帝制屋庀始作

明堂妄說移在賦祿書補遂不悞乃

伐補遂而萬國定庚肩吾云炎農本卷領唐勛載允恭方傳來世盛尚且欲從戎足兵

伐矣補遂二國見呂春秋蘇秦云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不絕三光之

明不傷百姓之心自王爰崇郊祀封岱禪云以大報

術焉通典作輔遂非而天下治封禪之典郊丘之制也其與亦已久矣故

起於黃襲九竅種九烈提挈形氣而媵挽平剛胸以

竅領天下是故物萬百族皆有經紀條理許叔重云竅法也烈形也

謂九天九地之形法不以物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

博婉猶和調也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一上一下而浮游乎萬

物之祖故其民璞重端慤有善而亡惡文子云智者無所施其巧

勇考無所措其威虛素以公希声若退樂與政為政樂與治

為治是故威厲而不試謂賞在於成民之生賞誠設

矣然施於人而天下化謂政亡有弃法而成治灑誠

立矣然刑罰不施於人而俗善見別本六韜淮南子云刑措而不用法省

而不煩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國固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於姦心則既有國固矣固柴柵獄之始也不

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成功因天地之資而與之龢

富之越絕書云神農不貪天下而天下共富懷其仁

成之心神不越於凶中智不出於四域知其自守其

黑是故求死而不得還金丹决云按黃帝內經神農

白守黑即是後其身而先外其身而民其神不國其

鬼不神亡隅亡適而天下正南交北幽三危暘谷偃

僂之人靡不戾止天不年其道地不愛其寶故黃龍

川涑丹渠先產風不鳴條雨不破削亡扎瘡沈焄之

怒氓人猶劬窪尊曰飲竦身戴聽以陶乎至化惟亡

共胥之怒而不聞王役之搖故人皆惡其死而尚其

生是以唐堯敷言朕之比神農猶民之於鼃且也而

崑說者猶以為夫負妻戴以有天下是相率而為偽

者也惡足以言人道邪尸子語按文子與淮南齊俗

耕則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則天下有受

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不過親措躬

蠶而已故曰神農黃帝窆須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

陽乃民莫不注其耳目而大韜兩疑云三勤昔親六懷

有常天下安樂和乃立王神農並耕天下太平繆矣

都于陣今宛丘有陳城故陳國傳云大昊之虛或云

實者其處也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

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

云自陳徙都于此昔大庭阪譙周云炎帝居蓋字子

大庭衰記曲阜炎帝之虛昔相承之訛也沙是為長沙北蓋以知大吳之在東方故顯帝之都在

信第世遠紀畧傳者亂不得其定其詳見後及因名記中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

曰茶陵所謂天子墓者郡國志云炎帝神農氏葬長沙

陵今在麻波林子茂密數里不可入石麟石土兩杉

者皆以古帝王之墓竟陵零陵江陵之類是矣炎

陵今在麻波林子茂密數里不可入石麟石土兩杉

蒼然逾四十圍兩杉而上陵也前正丙紫金嶺丁未

春予至馬寓人云年常有氣出之今大載元矣所葬

代云衣冠赤眉時人慮發掘夷之陵丁龍潭傳石上

古有銅碑陷入焉五行書云神農丁亥日死丁未

葬有唐嘗奉祠焉舊唐代

太祖撫運夢感見帝於是馳節負求得諸南方爰即

貌祀時序隆三獻廟在康樂鄉鹿原陂上 乾德五

禪險奏徙縣南隅廟有胡真官殿云帝之從臣帝病

告以當奠南方神旗所蠶遇嶮即止因葬于茲今中

途崎梁嶺也梁坑有轍迹淳熙十三年予請守臣

謂佛殿其中而炎帝殿乎其旁不惟不正而三五之

時初未嘗有西方之教君從之即命軍使成其事未

竟而惡戲盛德百世祀至神農亡以尚矣我

宋火紀上協神農豈其苗裔邪何誰昔之夜神交萬

載而乃丕揚於今日歟事具孫冠 在治百四十有五

祀世紀外紀並百二十年百六十有八 元年亦謂赤帝

仲舒歛露云堯以神農為赤帝河圖言赤帝有女譎

鐵飛之異而經亦有赤帝女女姪姜姓為精衛在上

黨發鳩山知其崩也天下之人為之不將者七日冊

記納承桑氏之子漢書作桑水氏書傳多作奔水氏字轉失也吳起云承桑之君脩德忘武以喪其國神宗黃帝神武秘畧言有唐滅之唐太宗金鏡述惟作桑氏即承桑也子十有三人

贊火德開統連山感神謹脩地利粒我烝民鞭芟嘗草形神盡粹避隄調元以迓人害列厯聚貨吉蠲粢盛夷䟽損穀禮義以興善俗化下均封便勢虛素以公威厲不試弗傷弗害受福耕桑日省月攷獻功明堂天不愛道其鬼不神盛德孤萬世同仁

炎帝紀

後紀三

路史十二

濟世有道其可與貪而躁者謀哉天下無常勢而時勢有通塞世故有利害而利害有淺深近而淺貪而躁者能知之利害之長而深非聖智有所不能悉也封建郡縣其事槩可見矣借以巨室音顯又賢遍切譬也

之偃豬音宴沃壤也有十國音芸之籍其月舉亦博矣

其課辨亦劇矣必委能國率之將卒之儻來十鉗奴之為利乎抑何如推國之愿民而甲之邪其忠主仁民經畧久近固不同也知此則封建郡縣可得而議

矣予嘗言之彊幹弱流天之道也豈利一
宗哉其於民俗尤所急焉者也是以先王世極治猶
且灌然莫敢或後况亂世邪聖人之憂患莫非爲亂
世計也苟上有明辟則封建而治郡縣而治上失其
道則封建者亂郡縣者亡封建而民猶能存 郡縣
而四海累氣事之深淺有間矣而昧者乃謂封建聖
人之所不得已或又謂郡縣則主祚促而利于民談
何易邪請毋多言而簡喻之王者奉天地法至公者
也封建者天下之公也郡縣者一人之私也惟公也
故人皆得遂其私惟私也是故公私俱廢士民兵政

一切取苟切

豈直越肥之視秦瘠邪又將剝之

以自厚也郡縣若此而上之人猶欲異俗之歸厚是

何異於秉稅

音拙棟
上律柱

而招徠而柳鄉猶以爲公天下

之端自秦始何不思之甚歟聖人之所慮固不在於

彼也昔者梟子請削七國而七國反見夫主偃策行

而列侯之坐酌除者百有六可謂罰非其罪矣而汜

亡叛其勢異也惡戲自封建法廢而後世不見成康

之俗君無世臣民無常主無惑乎道之卑也 國家

承平百年之間民物阜毓波夷夏海實 超軼乎三

代惟世變風移之事視之有愧則封建不行之所致

也茲豈陋儒俗吏之所知哉日者漢唐雖稍封建然而因陋就簡事不稽古紀綱法制一無或備是顧得言封建邪茲其所以歷世紛紛僂惶救弊之不暇者豈封建之外皆戕制之失其道爾予觀神農之治天下甄四海建諸侯處賢以優勢胥用而平民近者國地廣而遠彌小負海有十里之侯若二十里者以大制小猶幹役指繇中下外如水建瓴是故上下得以相安而人皆惡死然後知賈頴之謨蓋亦善而未盡聖人之經國立法其慮世防患可謂至矣三代之所以長久此其效焉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六代之季

盡矣不然楊子云豈識下於柳宗元而王仲淹豈見
早於李百藥乎彼宋祁與遞救之言尤爲可切厥不
出齒也

路史後紀四

禪通紀

廬陵羅泌

男莘承命註

炎帝紀下

炎帝柱神農子也

魯語烈山氏之子柱內傳說同祭法云烈山氏之子曰農農官也

為七歲有聖德佐神農氏曆裕原銘百藥爰忌其

比裡定利芟芟及寒坐土時雨至則挾創又以從事

於疇殖百䟽區百穀別其䟽邀深耕聖作以興歲天

均時而地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賑矣

真源

賦云神農有子年七歲有聖德同歷名山辨其任公百藥闢田墾土興於穀帛化於市廛畏無征役

而不物任法而不數守其餘以制其嗇故其人不佻
不病民亡黠事審時而權宜是以老幼安里而亡謝
生之心澹西盪河原東澹海澹南燿丹垠北沆幽虛
莫不來享來咨來茹亦曰列山氏傳云列山氏始為稷謂柱五帝
以來禋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云柱為稷夏氏以上祀之周奔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所言者皆人神孝經援神契云社上地之主稷五穀之王俱土神而所主之功異所主既異故其配亦異柱奔句龍第配食爾

說

炎帝慶甲帝柱之佃也自帝慶甲至帝臨書傳幾記
不得其攷

事固不可以概論有顯然之是而世以為非有疇
然之非而世以為是者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而
書傳止存八葉年眇記落固無足惑然運歷諸書
復併張筆詭其為政之日而世交引以為是春秋命曆

叙炎帝八世五百二十年古今通系年代曆真誥世紀補史記外紀紹運紀運圖等並因乎此

有炎慶甲而國語烈山氏有子曰柱二者記並無
有以今內簡炎氏為世以十世者亦七首于二帝
然自是至帝臨沆亦無紀楊長史手錄云炎慶甲古之炎帝也揚君受旨

書云今為北大帝君隱居真誥乃疑其為神農又謂神農功高無應而為鬼帝常是黃帝所伐大庭氏稱炎帝夫古之有天下最長世者無神農若也

故尸子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
易也呂覽亦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不足信如
後世之書耶尸子之言記為孔子然世猶以為非
宜乎士之不攷古也

炎帝臨通歷代紀並作臨外紀復以臨魁為神農子尤妄

通系外紀以帝臨為臨魁非也夫帝臨在帝承前

年代曆等而帝魁乃在帝承之後補史八紀卷十蓋自異代世本

書言夙沙民叛以歸帝魁則非臨也惟諸歷紀炎

帝八世故臨與帝魁遞為存或合臨魁以為一

復有不知神農嘗有後代者則又以帝魁為即神

農如南都賦注等以帝魁為神農名尤妄而更以神農為魁傀氏潛夫論云炎帝身號魁帝堯碑作塊陶潛云嘻儒

在炎帝帝魁之世獨恐脩以自勤非帝臨也

之無特操如此夫彼又烏知黃帝之元孫帝魁哉

炎帝承帝臨也其政因民之仍發虛土監賈區儲

侍廢舉以符其說蓋百五而始收於是真胥之瀆行

焉神農書云承為民賦二十而一按管子言共工氏之霸取民有法而神農亦有終歲獻貢之事賦貢

之來久矣特神農教民稼而後有穀米之賦帝承為之制爾

說

炎帝魁帝魁之後八世而為榆岡帝魁之立祇脩自

勤質沙氏始叛其大臣錮職而譁誅臨之以罪而弗

服其臣箕文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亡禮怒而拘
焉譁而弗加譁卿儼質沙之民自攻其主以歸質沙
時侯者也世本世紀此皆作夙沙亦見英賢錄文子作
宿沙云宿沙君自攻其君歸神農氏說范淮南子尹
逸告成王曰桀紂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
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覽亦以為歸神農氏特謂
炎帝爾世本唐韻等言夙沙氏煮海為鹽以為炎帝
之諸侯今安邑東南十里有益宗廟曰枕云宿以八
煮鹽之神謂之益宗尊之也或以為靈
公之臣夙沙衛非也齊多此姓其後尔

說

炎帝明帝魁之子子也明生直

炎帝直直生豷是為帝直

炎帝豷豷生居是為帝來

說

炎帝居母曰聽託桑水氏之子也

太平御覽託音妖
生常林女子宜有

賦音或作談
作郊轉失也

炎居生節莖

婦人之賢亦有能世其聲者尤為不恒有也夫無

固有賢母眷其孫子而願授其孫若姪終以閑有

家者杞蕩二姬為子來逆原流益別惟其賢有以

知之也 昔者神農取於承桑氏矣至於炎居復

納承桑氏后稷取于有駘氏矣至于泰王復納有

駘氏此其子孫繁衍盛大豈偶然耶夫婦人倫之

本也 魯自惠公而上世取于宋桓公以降世取

於齊非一日矣

所謂必齊之姜必宋之子

文姜何為哉莊公世

嫡而猶制使必取其黨抑果賢而合於禮耶齊女

待年公齒晏矣而且牽惑姜氏至年六六不有內

主以陷不孝之域

聖人書子同生徒以見八公之失

不書若云家嫡則出姜之子不見於經

惡呼婦賢而世其聲誠為不

恒有哉

炎帝節莖節莖生克及戲

炎帝克

年代曆帝刻同餘書曰昔作哀非古書此作屈也又作泉繆為哀尔

炎居生節莖

節莖生戲戲生節莖

見山海經書傳莖後為哀哀後為

作帝來小司馬記歷生哀哀生克克生偷岡又以克為二矣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是故狐死首丘魚肉

之蟲集於地而北行葬於北方比首三代之達禮

也予游陵山拜靈丘榜禋重阜觀玄廬潛闕之窳

其間者崔嵬隱約且二百所以傳信之神農有天

下七十世若其妃后亞旅則有之矣方金戎犯順

初原之氓剝隴穿馬方中尸首會撮而脂黑玄綃

單衣偃負穿中附旁惟銅鼎劍璽既取掩之他日

邑胥魁或新室凶其鼎榮焉燕合未既而室燬鼎

遂亡之而奔劍鼎者亦門滅

茶陵大姓老丑將為子詳其事

嗟夫

易墓非古也大公之封營丘比及五世比日及葬于

周而文武周公猶反玷畢族葬合兆古之道也是
何魯人長府之事予稽而切悲之夫長府昭公之
所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氏居于長府九月
戊戌伐季氏是故季氏惡公欲改爲長府故閔騫
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府自爾又何
必改作以自章其惡不韙哉此孔子之所以聞之
而發夫言必中之語蓋亦嘉其深中季氏隱也方
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故九月立煬宮繇此
觀之則其欲改爲長府意可知矣定公之元年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

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也縱子刃之之後必或耻之季孫乃止問於駕鸞曰
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
之以自信將焉用之七月癸巳葬公于墓道南孔
子爲司寇也乃溝而合之墓夫闕者魯群公墓之
所在也周代家人掌公墓地必辨兆域而爲之圖
先王中居昭穆左右凡諸侯以前卿大夫以後惟
兵者不入兆域季孫惡其君乃溝絕其兆使之不
得上同先君故孔子於是溝而合之以反於義族
葬合兆自天子達繇古然矣何惑乎炎墓之叢哉

或曰周公蓋附其亦不詳於禮者歟

炎帝戲戲生器及小帝自慶甲以來疑年古今通系

位之歷帝承六十年臨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年來四十八年哀四十二年榆岡五十年小司馬

史記乃有魁無臨而通鑿外紀神農後為臨魁六十年帝承繼之帝承六年諸書不同世紀等不逾此夫

神農七十世以炎黃之在位觀之不下數百千年而命曆叙等類以為八世五百四十年此所以致傳記

之紛紛且以炎黃為世世皆踰百載其子孫無一及於百年又皆上下於四五十年間知其難據

炎帝器器生鉅及伯陵祝庸山海經炎帝生鉅祝庸鉅為黃帝

師胙土命氏而為封鉅夏有封父封文侯至周失國

有封氏鉅氏巨氏封父氏富父氏世本鄭大夫封父

氏又為河伯陵為黃帝臣封逢實始于齊帝之孫

伯陵在氏言齊之先逢伯陵是也故周語云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而說者謂為夏之諸侯

非也蓋因晏子序爽鳩在其前亦太常禮書以伯陵為伏羲孫高頤碑以為顓帝之苗俱失之妄

同吳權之妻何女緣婦胤三年生三子曰曼曰鼓曰延

延始為使朝鮮曼戕後出臣堯二人鼓兌頭而鼫胤

歸城云麗山與延同事是始樂風為編鍾生靈熱靈

氏之子鼓山經云氏人能上下于天氏有逢氏逢鍾氏

愨生氏人恙也記傳多作互草書之繆有逢氏逢鍾氏

曼氏延氏氏齊氏逢鍾非逢漢以來書為逢鍾遂有之

助齊方祝庸為黃帝司徒居于江水生術鬻鬻首方

顛是龍墜壤三條及句龍條喜遠遊歲終死而為祖禮記外傳有或傳注風俗通皆云句龍為后土時斷

春月子山下有句龍廟無猛獸其居治也能平九州是以社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

不可以其功高而不可易也故祭法內外傳言商初稷以弃代杜而句龍為社不改蓋後世水土之神功

無及句龍者故湯不得而遷見後世祀之輕易生垂及信信生夸父夸父以

駛臣丹朱有句氏句龍氏書作句鄧姓書云近句以諱改從系或從金

垂臣高辛為堯共工不貴獨功死葬不距之山句龍共

工而傳記皆云共工生句龍蓋漢儒因山海經之誤失之不攷夫句龍臣高陽而共工事堯孰有子先於

父百五十季事高陽者按經後云後生垂垂即共工以知前者之誤脫為信國語以四伯為五之後謂共

工侵諸侯而自王祭法以為伯九州者俱妄生噎鳴是為伯夷為虞心

呂且功于水封呂生歲十二秦嶽襲呂餘列申許堯

代有許系秦嶽蓋長伯夷之子世謂即伯夷始繆於伏氏按朝鮮記云伯夷生西嶽則秦嶽為

伯夷之子明矣故子晉云共工從孫四嶽佐之書次曰嶽僉曰言僉非一人也見書大傳伯夷之子為西

嶽或襲之爾太史公不應以四嶽為伯夷也秦嶽生先龍先龍生

玄氏玄氏乞姓二氏異孔晁云今日氏侯湯單夏伐氏氏人來朝

帖其別為青白蚘之三氏後有羗氏羗戎氏楊氏符

氏氏羗數十白馬最大非無弋後者齊書氏楊氏與符氏同出畧陽

漢世居仇池周初復秦嶽後于申暨申伯入卿而楚蝕其

壤宣王開元舅申伯于謝詩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徹其土

田在周之中世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安

氏大野氏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

射威然元封已有射姓呂侯為穆王司寇訓夏贖刑後曰甫春

秋初入于楚

或云入蔡按新蔡呂本併于楚王取申呂以為賞田是也國語齊許申呂比日繇

泰姜宣王時呂始曰甫不與我成甫平王是也

有呂氏旅氏呂相氏甫氏共

氏龔氏藥羅氏

唐藥羅真本呂姓為回紇養子因從其姓姓纂共龔為共工氏後非

商

周之際有呂涓字子牙敏而內智而動偶諸闕游諸

侯而不用退居東海之濱及奔於室於是伏於茲泉

太公河內及縣人史傳外紀等皆謂東海人因孟子失之按汲縣太公碑云昔崔爰為汲令縣民會稽守杜宣白爰曰太公甫生於汲故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之宜正其位乃立廟水經汲故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下溪三年不獲比軀日止尚日非尔知果獲大鯉得兵鈴腹中後葬無戶惟玉鈴薦棺下溪即磻溪在岐之號縣然今汲北石夾谷水亦名磻溪書東侯云尚釣於渭濱魚腹得玉璜刻云姬受命呂佐之滋泉極清冷在磻溪中按渭水至郁夷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激流注溪

積成川太公釣此今日凡谷石壁東南有石室云公所居流次平石兩歧膝存汲之溪勿信

四友

與居文王見之呂邀陳以釣道遂成周業是為太公

望師尚父

望其後名書中侯云文王至磻溪太公釣於崖王趨拜曰切望七年今見光景遂變

名曰望符子方外云太公渭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渭跪石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莫釋竿膝處成日跼觸成路季連曰釣所
以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吾方之
猶一日也或曰尚三入商朝三
入周朝然後合有二說在發揮

十五世小白伯於諸侯又若世而陳和移齊鍾鼎寶

至七百餘年後有丁牙丘尚左泝國晏賓平紀癸柴

苑慶賀掌厲獻易駁氏是年樂襄牽捷青管柯析其

裔壬角望紹茶駱弦旗明靈孝彥閭門相且威齊蓋

鐸暢李

五十六苑亦作宛大夫文孔即裔欽暢見陳留傳

支庶以為氏姓辨云紹興二年以國諱改巨明出孟明古人先字後名南史明僧紹傳云以名為姓非也隋唐間有是光又稱齊及子旗子雅子尾子襄子後復為齊氏見孔至雜錄

囊子剡子功子牽子淵子泉子乾子公公齊旗公牛

公牽公翰毋知祭公仲長諸兒士疆樂利齊季申鮮

將其雝門東門東宮西宮南史邴意獨孤宇文東北

西南四郭若左右子因之氏

複四十姓日子曰公皆以王父字者非可妄加世有

自號子刘子之類為不知据西魏後周賜崔宣猷士謙忱皆為宇文名至孫復周賜高穎父賓為獨孤至隋復又後魏是晏氏為高氏 其以采者丙氏邴氏文氏隄氏高氏劇

氏棠氏高堂氏檀氏灌檀氏糕氏甌氏崔氏移氏若

氏丁若氏陸氏大陸氏井氏百里氏西乞氏白乙氏

余氏余丘氏蚘丘氏

丁公嫡子季子遜國叔乙采于崔百里等氏出於井伯世以為虞仲

後安穆天子與井八公傳頌云井子牙後晉滅虞執其夫夫井伯奚腰於虞邑於百里世風俗通云高奚菜高堂八公子雍菜於移後為氏齊棠公姜姓故郭偃不娶之余丘公法菜漢有余丘炳開元有余欽皆音為蚘拾遺記有蚘丘云西王王母神異傳姚長后蚘氏宜出此 若閭丘鉏丘籍丘咸

丘梁丘廩丘蒲盧盧蒲之氏

又三原盧氏本閭丘宣世氏改閭亦改為盧

子之孫封汲為汲氏

或作汲非乃丁公之名姓書必謂公子汲封于汲兩引之可矣

後封于盧為盧氏後氏柴氏

文公子高之孫漢盧敖其後後之裔孫恭仲柴

孔子弟子字子子

其支于章者為章氏鄆氏章仇氏申

章氏赤章氏赤張氏

漢章弁始加仇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大八公廟命京兆功曹盧

若虛錄太公之後姜呂尚齊高盧柴慶國紀紹檀賀
相掌所韋晏望獄易章謝丁申營浦來許蓋雍門東
門子雅子尾子襄子刻子功子牽公旗公牛盧浦祭
公間江仲長章仇等止四十八姓列記禮部外郎崔
宗之制銘廟門然多有非其後者敏按唐
扶碑乃有三間氏蔡氏吁氏之類皆失据先是武王
得秦獄後文叔紹之許靈公徙葉悼公遷城父曰焦
夷昭九年書許遷于夷周紀謂武王封二十有四世
之焦非也昭十八遷析定四遷容城
鄭滅之定六年游吉滅許以許男歸一作斯遽然哀
元年許男與楚圍蔡蓋因滅而君在說者以
為復立之
非也矣
有許氏邾氏叔氏函氏禮氏容成氏錫我
氏買氏止氏焦氏譙氏岳氏文氏直氏直人氏毫之
譙即
焦也故譙敏碑引譙貢唐李利涉定譙氏出姬姓故
或謂不出炎帝而出於曹按曹伯陽雖滅焦未嘗居
之茲又
小帝少也迭名蓋為政日淺者自慶申徠俱
大妄

兆茶陵今陵山尚存二百餘墳
蓋妃后親宗子屬在焉

魯僖公二十有四年襄王出居于鄭文公三年王
子虎卒求之於例則皆曰王臣謂春秋所書王臣
之卒者三尹氏記世卿之禍劉眷存定難之功而
子虎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其所以言王臣又自不
得其說左氏說者既以為翟泉同盟之王人而公
穀氏且以為會葬之叔服夫王臣之來會葬同盟
衆矣何獨子虎而且指之為叔服哉此惑於左氏
晉文公已定襄王之說而臆之也子虎周之居
守者也夫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

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時諸侯會温以

勤王因以傍狩公朝王所而衛不會故執之歸之于京師者屏王子虎此王命也故曰歸之于緩辭

與書伯異昔未之究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王

猛居皇敵王居翟泉此圻內境而其入也猶切書

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入

不書哉京師不必成周成周不必王城成周都之別所至王城外後入其城說者多不悉

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勲而顧蔑紀何以

春秋為然則襄王未始入也未始入則何居猗鄭

寄也踐土之會鄭地也朝書王所則猶在鄭矣會

温因以天王至河陽故公朝于王所踐土未嘗書天王而朝王所故三傳以為王在而不書為晉侯

諱必致天子至于再而後書守以罪之是一致天子不為罪

也其安若此不知踐土之會正以千金之家三錢

之府不可一日虛也文之八年王之在外十三年

矣而君不立顧不有居守者乎然則居守非王子

而誰與繇此觀之虎之居守可知矣王猛居皇王

猛入于王城此以宜為王也而其卒也書王子猛

未正乎其位也未正其位而以王子猛書則王子

虎之書卒又可知矣子虎書卒益以信襄王之未

入也以王子大居守厥任亦已重矣任重者其禮

異是故其卒必登于策非王臣比也烏乎聖人之

慮天下亦深而示其後世也亦至矣西亭東狩必
三書而後見予既誦之而王之居外亦三書而後
已出而不入其事亦已明矣而或且疑焉至謂不

能乎毋而絕之日何妄耶或曰天子無出禮然其
實則與諸侯分土而守

出乎其守則異諸侯之奔者無異不然圻者天子
之闢也皇翟圻內故不書出鄭越圻外出手闢也
雖然王子瑕之奔晉王子朝之奔楚出其闢矣有
不書出周公奔晉瑕朝等也而以出書周公自官
守瑕朝無官守也
是又不可不辨

予之所私憂而過計者魯公居乾侯王居鄭也而
於歲首必書公在乾侯比其没也必曰公薨于乾
侯以是例準則凡年首必書天王在鄭及其隕也

亦必書曰王崩于鄭而且不有則王其入矣茲益
不然句也之與以相去千里周王魯公似矣而大
殊也鄭雖圻外猶吾之鄭而乾侯隸晉非吾境也
惟其不入則明在鄭矣又豈詳魯而畧周哉嗟
乎聖人不作聲謂過情諸侯而不謚則見謂今王
戰國天子而蒙出則謂之少帝漢魏魏收所述且
以上至以出帝目平陽事靡憲章乃頻于是小帝之謂
其亦孺帝之倅為政無幾如後世携王長王之等

者歟

炎帝參盧是曰榆岡居空桑按世紀空桑為陳留故
歸藏啓筮云蚩尤伐空

桑帝所政東急務乘人而鬪其捷於是諸侯携貳乃居也

分正二卿命蚩尤字于小顛以臨西方司百工二卿始酒

二伯德不能御蚩尤產亂逐帝而居于涿鹿填戟一

怒并吞亡親黃帝時為有熊氏實懋聖德諸侯利賓

之參盧夫懼謬禮於熊黃帝乃暨方牧神皇風后鄧

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轉戰執蚩尤而誅之於是四方

之侯爭辨者賓祭于熊爰代炎輝是為黃帝乃封參

盧於路亦作露路今秦陵軍露水鄉有露水山高與

衡山等初封蓋在此元和姓纂云黃帝封榆

于路而崇炎帝之祀於陳黃帝所崇疑在陳營故

祠炎帝上時何黃帝皇路露也路是後繁于河之北

東商周別為赤白之狄狄歷唐虞夏有隼落九州之戎王

云炎帝後姜戎伊洛陸渾也故戎子駒支曰謂我諸

戎四岳之後楊桓泉臯吾離等皆是也宣子謂駒支

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吾離來歸惠公與

之田居伊川陸渾與允姓陰戎各別平王之末渭首

有狄獯却異之戎涇比有義渠戎洛川有大荔戎渭

南有驪戎類首有蛮氏戎伊洛有楊桓泉臯之戎義

渠大荔驪戎為少昊後他皆姜姓鄭樵猶以九州戎

為陰戎駒支居魯南鄙踈矣按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

渾戎于伊川惠公與之南鄙之田三十三年卒以敗

秦于殺昭九年晉梁西率以伐賴周人諱於晉曰伯

父惠公婦自秦誘以來使逼我郊向者也十七年荀

吳伐之陸渾子奔楚遂有其地非允戎也續漢書謂

羗出三苗者有隗氏狄氏落氏臯落氏戎氏戎子氏

為姜姓亦非衣紇氏斛律氏解批氏烏護氏紇骨氏壹利

戎子吐氏異其斥氏狄歷氏為救勒紇骨烏護辟延回紇

吐氏等皆是延陀姓壹利吐氏

吐氏等皆是延陀姓壹利吐氏

九姓一回統二僕固三渾四拔曳固即拔野古也五
屋骨思天室後始列貞高車十二族其行也泣伏利
元以咸安公主改爲鵠高車十二族其行也泣伏利
氏乙拂氏大連氏窟賀伏氏達摩干氏阿崙氏莫允
氏俟分氏副伏羅氏乞表氏布叔市氏也東魏北夷
傳及北史云高古赤狄餘種初號狄歷北日勒勒諸
夏以爲高車車高文餘丁零種有狄氏等六氏及十
二路子嬰兒甲氏留吁姜路之餘晉滅之後有路氏
路氏路中氏露氏甲氏榆氏諸露惟姜世以爲皆隗
人生唐咎如獲二隗襄王以狄伐鄭德之立其女隗
氏則赤狄亦隗氏當時見傳者王曰東山臯落氏曰
唐臯如日甲氏曰路氏曰留吁譯辰伊列舟駘淳戲
皆赤狄也惟甲路臯落別以部爲氏

怡向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 禹有天下封怡以紹

列山是爲默台莊注文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爲孤

竹即離支即零支西伯伯之與有允及致老矣而

歸備之未至西伯薨武急伐商叩諫不及義弃周祿

比之止陽上俾摩子難之達聞淑媛之言遂擿微終

焉是爲伯夷叔齊二子祠墓在蒲坂首陽山首陽靈

氏書當時何有叩馬之事誰史攷云夷齊采薇有婦

人難之故列孝標有夷齊斃媛之言而黃廷堅謂無

餓死之事列士傳云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

爲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事有信不信類

林以爲弃薇不食有白鹿乳之韓非以 先是齊嫡而

夷長父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借異去之北海之

頻於是憑立論語識云伯夷叔齊義遜龍舉孔叢注

伯夷也致字公遠叔齊也夷齊爲謚春秋少陽篇允

字公信智字公達不同今北海有孤山九域志引孟

子隱北海濱即此父初
字子朝見韓詩外傳
故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嗟乎適士暴
亂而道不行能亡怨乎忘天下之不善去之海濱放

於義以俟其清則其怨亦希矣一異而獲其說安其
弟美其身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有論在憑世其

國定王之十一年辭于齊憑夷齊之弟烈士傳云異

年柳城岸壞遼守虞翻夢人曰予伯夷之弟孤竹君
之子也遼海見漂且往視之有浮棺指戶絳衣露冠者

葬之投神記去見浮棺破之而語破者尋有竹氏竺
死民有強祿視者皆無病而死此其異者有竹氏竺
氏孤竹氏孤氏墨氏墨台氏默怡氏怡氏台氏周書

傳云出于墨台迺默怡也、東虎竺氏後漢樅陽侯
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以存夷齊而迁于莒竹中

堯之母家下及湯代有伊摯以本味進為之左相是
為保衛伊尹尹豐上而兌下儻黑下聲鉤深本章妙

達湯液 有伊秩氏耆氏伊耆氏尹氏伊祈氏阿氏
衛氏衛伯氏阿氏衛伯氏見風俗通篇方碑云尹稱

夫去毫適夏五就湯桀此事之難非聖人有不能彼
以為為湯作間者戰國之士私意也世紀謂為湯妻
有莘氏之媵臣以見紀年以為交於未

齊不得免乃太去而俾季奉衛入于齊有紀氏邾氏
裂氏舊氏鄆氏紀侯諸齊哀公于周莊外四年齊襄

忍斷其民乃去其國
子孫因氏有復讐說
淳于不復有淳氏淳于氏于氏

于周唐憲宗諱為于氏甘夏威之州杞威之舟駘戲薄至周尤

在列賴則楚威之矣後各以國令氏戲露薄見姜之

派又有列氏厲氏麗氏巫氏神氏靈氏農氏夸氏節

氏烈氏藥氏山氏鄒屠氏風俗通山氏後漢有神曜出神農農氏見姓

游戎子遁朔野有葛鳥釋世長鮮卑又以俟斤俟汾

渝汾嗣汾俟畿為氏或云神農既威子孫遁居北方

號侯分氏或以首鳥鮮卑呼草為俟汾以其音草力俟汾者藥也則又為宇文氏字

氏普氏俟豆氏後周書云炎帝裔孫普四神得玉至

子為宇文因氏馬按普四主莫那白陰山徙遼西謚

赫侯生可地汗莫何單二闡地西出玉門孫普撥普

孫五世孫俟豆歸祿大單于為慕容晃所威六子長

阿若彥後魏都牧主安定侯徙代生系系生韜韜生

秦是為周大相俟豆得從其主亦號字庫莫奚氏費

文氏世為魏沃野鎮軍主化及祖也宇文之別後分五都

也頭氏阿會氏莫賀弗氏李氏有辱紇主莫賀弗等

阿會五部為盛上及先野頭氏費也頭臣

突厥元和三年賜奚首領索低為李氏

蚩尤傳

附

阪泉氏

周書阪泉氏用兵無已而亡記為蚩尤

蚩尤

集韻作蚩虺從虫繆

姜姓炎

帝之裔也

陰經遁甲云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之金故祭蚩尤文云將軍敢以牲牢

祭尔炎帝之裔蚩尤之神蚩尤出于炎帝代弗知也

兄弟八十人

河圖云八十一人或云七十二

十二蚩尤疏首虎捲八肱八止

見婦藏啓筮蚩尤虎捲威文立兵見春秋

元命苞

好兵而喜亂墮黨崇鯀昏欲亡獸惟作五虐之

刑延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攸攘矯虔

書云蚩尤惟始

作亂延及于平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刑統音云尤性酷毒作五虐刑謂車裂燒銅柱使抱及訟之之類

發身盧維狐之金啓九治作兵刑劒撥劒撥作而歲

之諸侯相兼者二十一

管子云葛盧山發而出水金

是歲諸侯相兼者九離狐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劍鎧矛戟

又而制為離狐之戟狐父之戈是歲諸侯相兼者十

有二天下頃載一怒伏尸滿野世本皆云蚩尤作五

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而三朝記

哀公問曰蚩尤作兵歟子曰蚩尤廢人之貪者反利

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故呂氏云

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

以戰矣越絕書云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禹以銅

鐵繆也帝榆岡立諸侯攜貳胥伐虐弱乃分

正二卿命蚩尤字夸小顛以臨西方

周書作四方黃庭堅云當作西

方蓋為司百工德不能馭蚩尤產亂出羊水登九淖

方伯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濁鹿

即涿鹿地記濁鹿有凶黎丘今

上黨羊幽州懷戎有涿鹿山下有涿鹿城涿水出焉即漠縣

豕山美頡山有泉廣百步深無底四時一色古之阪

泉城東一百步泉上有黃帝祠西一里為涿鹿城大

康地記阪泉蚩尤泉自二處魏土地記云涿鹿城東

南六里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注

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周書又作獨鹿

與封禪號

炎帝蚩尤炎帝之後恃親強恣逐帝而自立篡號炎

帝登展謂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故

史言炎帝欲侵陵諸侯大戴禮言黃帝與赤帝戰于

阪泉之野後周書云炎帝為黃帝所滅文子亦謂赤

帝為大灾故黃帝禽之皆謂蚩尤而書傳舉以為榆

岡失之集仙錄云言黃帝克榆罡於阪泉黃帝非與

榆罡戰也至世紀遂謂黃帝與神農戰而炎帝克蚩

尤非也陸德明云神農後第八帝曰榆罡時蚩尤強

與罡爭王遂榆罡罡與黃乃驅岡兩曲雲霧祈風雨

帝合謀擊殺蚩尤此得之

以肆志于諸侯

傳記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蚩尤

帥魘魘與黃帝戰于涿鹿填戟一怒并吞亡親九隅

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

亡遺文亡所立智士寒心參盧於是與諸侯委命於

有熊氏有熊於是暨乃牧神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

振兵法文昌而命將熊罷貔貅以為前行雕鷲鴈鷓

以為旗幟列子熊罷貔貅言勇銳之士雕鷲雁鷓亦

青龍右白虎謂前旗後旄左旂右旗而招搖在上謂

太常斗居中以正四方尔兵法止則植五檜午地以

朱雀西地白獸子地玄武卯地青龍中央招搖何喬

云言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之騰虎之奮無能敵也

注以此四獸士既成矣逮蚩尤逆塗之巫咸曰果哉

為軍陣非也歸滅云將戰並之昔晉侯將動王卜偃並之

而有咎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時遇大有之睽或者

是也正義云卜遇黃帝吉兆是乃卒風后鄧伯温之

戰克也並得大有是天亨也

徒及尤嘷兵濁鹿之山郡縣志濁鹿城在脩武東

北二十三里山陽公所居三

年九戰而城不下問之五胥乃設五旗五軍口六四西

攻之三日而後得志玄女戰經云帝與蚩尤戰九戰

九不勝引歸泰山山三日夜霧帝

仰天而歎遇玄女授以兵符又玄女兵法云攻之三

年城不下得術士五胥問之胥曰是城中之將白色

商音帝之始攻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皇帝為人

蒼色角音此唯軍也請以戰為帝曰為之若何曰請

攻三日城必下其中黃直曰帝積三年而攻不下何

三日也日不知言以非法論乃設五旗五軍已具四

向攻之三日城果傳戰執尤于中冀而殊之爰謂之

下封之世不絕

解今之解州寰宇記云蚩尤之封域有塩池之利故

角絳之塩也王冰黃帝經序云其血化為鹵今之解

池是也方百二十里鹵色正赤故俗呼解池為蚩尤

血其中有一甘泉得之鹵乃成泉此一水曰正咸河

其水入澤則鹵不復結一日堯稍水俗作無鹹非也

中冀見周書嘗麥冀州也解州木解縣天峻二析冀

鄉置乾祐李守貞反以甲兵釋怒用大政順天思敘

鄭元昭奏置州禦之

紀于太常用名之曰絕戀之野尤始乱在幽州其死

在冀山海經等言黃

帝命應龍攻蚩尤於冀州之野殺之啓並云蚩尤出自羊

八軫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書傳皆言殺之涿鹿之野誤也尚書刑德放

云豕鹿者羊人頭也黃帝殺之涿鹿之野身首異處故別葬并豕卒其

身首異處今正氣在臨河壽張而肩髀冢在鉅野縣東北九里

高三丈皇覽冢墓記云蚩尤冢在壽張縣關鄉城中高七丈常以十月祠之有赤氣出亘天如匹紅謂之

蚩尤旗有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十三州志云重聚大小與鬲冢等寰宇記云濟之鉅野有蚩尤墓乃肩髀冢今鄭之壽

以故後代聖人著其像于尊彝以為

會戒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為會虐者之戒其狀卒為獸形傳以肉翅

蓋始於黃帝龍魚河圖云黃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以石制五兵之器變化雲霧

演義云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書見龜足蛇首疾其里人遂立祠齊魏間太原村各中祭蚩尤神尚不用

牛頭遂異記冀州有蚩尤神俗謂蚩尤人身牛頭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掘得髀髀如銅鉄蚩尤骨也齊

梁間尚有是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牛耳鬚如劍戟有角與軒轅鬪以角觸人人不能向

冀州舊集名蚩尤戲其人兩兩制繇其威械故貊焉三三戴角而相觸即用觸之制

蚩尤許禮書九十一方漢祖御沛為沛公則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史記蚩尤能徵召風雨而記志尤說

立祠於壽良史記蚩尤能徵召風雨而記志尤說多異龍魚河圖等至謂尤亂黃帝仁義不能禁尤沒

天下復擾帝乃益尤像以威天下後有蚩氏

貪必敗雷必敗淫奢必敗不忠必敗賊必敗而昏

懦不與焉方夫事之渙也常若有利有不利族而觀之固未有不敗者吾行年四十所閱載籍數十

百千萬卷所見所聞若所傳聞眾矣自黃帝以來貪如蚩尤如龍工如蜀王盜跖虐如桀紂如秦皇

如高緯劉銀湣如丹朱如東昏隋煬奢如秦虎如
蜀祖崇愷賊如莽卓布安史巢泚不忠如趙高王
莽茶顯京下幾千百輩矣而一身一首汙未見全
保者是非其必敗耶嗟乎爲善與爲惡等用心作
僞與作德均致力彼作僞而至於小人爲惡而至
於賊殺豈有他哉不過祈飽暎爾君子何嘗不衣
食耶堯桀同飽顏跖同暎是故無二道也彼以豐
而亡此以約而長繇此語之桀跖之豐固不若堯
顏之約而樂也富貴者人之所欲也而聖人者常
以不得已而後居之故其有爲也必推已之有餘

以善於人而不竭人之有以奉於已是故勞心以
治人盡神以及物其任愈重其憂愈大遜許繇遜
四岳蓋未以位爲樂也天下之人見其有憂而無
樂知其憂之爲已也於是爲之儀衛以榮之爲之
輿服以尊之輿服成儀衛作而聖人之所以爲聖
人者亦猶是也聖人何加損焉奈何繼世乘其基
業不知其憂之不得已而乃紛紛從事於末侈輿
服盛儀衛崇臺榭而夸子女窮日卜夜上不思所
以紹其業下不思有以保其樂庸夫妄卒戲其儀
衛之都輿服之姣也於是盡盡然群起其後以篡

奪之而事始擾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子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夫盜之處心非有經世之具也非有爲仁之方也跳梁跋扈亦不過祈飽睽圖自肆於一日而已故其所覬曾未轉眄而禍敗已隨之矣嗚呼爲善作德必有餘慶作僞爲惡必有餘殃此天之定理也蚩尤天之益氣也其威力與天通矣徒以貪殘且猶不免於戮而况其降者乎然則貪淫賊虐不忠狂缺之徒顧何規于後而猶置置以犯於惡不避自弃

於人類也耶

帝柱

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之何以死懼之刑法以治盜賊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何者民窮則不畏死法令奚施焉今有二舟一實而一虛相薄於中流虛者恃其無傷也盛鬪而俱覆焉今天下剽掠者莫非虛舟也而法令奚施焉是以先王之時民以里居田以井授耜農抑末所以處之者至矣凶年饑歲爲之荒政以聚之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使之家給

人足豈復有盛鬪之患哉剝之象曰君子以厚下
安宅必厚下者固所以安其宅下不厚則宅不安
宅不安者剝之道也孔子嘗言刻核秦至必有不
肖之心應之昔者大安之賦維調十五聚賦起文
成將與除之毛法仁以為軍國資用去之弗可賴
帝不惑卒遂蠲削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匱百姓
有餘吾誰而與不足於是賦調輕清而民復厚開
皇之間曾未幾何常賦益輕而藏府以益積是知
哀公有年飢不足之問而有子有盍徹之對為見
遠矣于時之人猶以為異蓋不知百姓既足君是

以足百姓既足天下尚何更得虛舟之有

帝承

非利仁之事前日未起不可從我始寓人以徇而
有殲良之慘二十收一而有率靡之苛殲良而後
輕殺臣民之怨深繆公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率
靡而後委弃山海之命易漢武告緡筭舟車戶口
減半隋煬頭會箕歛道
路暴骨德宗括商稅
間架人多死山海古人有言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塗車芻靈自昔有之而必曰無後者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其曰無後者甚疾之之辭也楊雄曰備
哉備哉矣
食而巳哉韓愈曰當作踊棄刑貴則踊象人足而
用之李翱云始為刑者仲尼猶疾之况坐視飢

民之死乎蓋以踊指一刑言之周
官有象人或說為備安石非之
損下益上損上
益下此天理不易之理也生老病死此人之定數
人萌財賄此天地之定數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
固未有利於此而不害於彼者黃食澤乳豈能益
人之數哉伐其壽以疆其欲而已予悲其欲則暫
疆而壽則聞縮矣用其二而民有歎用其三而父
子離正恐其歎不待於二離不必于三也人而言
曰吾能生財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夫誰欺昔者楚
靈為章華之臺五舉諫曰君民者將民之與處民
實瘠矣君安得肥唐明皇既以韓休為相而無一

朝之其或請去之帝曰吾雖苦瘠天下肥矣故孔
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者知夫此則知損益之道
矣予既玩易而妄論夫財矣今又於帝柱帝承而
再三者誠以民事之為重矣春秋書初稅畷用田
賦皆重其首為民害亦帝柱之裔則大矣而帝承
之佃世不得而聞之茲予之所甚或也

帝魁

夫勢之去未有不先敗其本者也國之將亡必出
將亡之事人之將死必形將死之為昔武王之說
詩曰支支之言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而其所壞

亦不可支也支壞壞支其名曰逆天有不亡乎箕
文之於質沙支壞也質沙之於箕文壞支也是以
箕文見殺質沙卒亡其能免夫子華子曰厚而不
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
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堯
舜之所以章也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竒
恠之所際是以重塞之主無有存國固有道之主
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登
析名言堯置諫鼓舜立謗木湯有總街之誹武有

愾戒之設四君之勤如是至於稟睦氏殺東里子
夙沙君僂箕文桀誅關龍逢紂剗比干四主之嫉
賢如仇是以賢愚之較九地之下而種天之上也
繇此語之自敗自成豈有難見者哉特其寐已久
矣

帝且帝皐

有其善喪厥善無爲無作此古聖之治也非特無
爲惡亦無爲善非惟無作敝亦無作法寒而衣飢
而食誰能易之是故帝者之爲世或傳焉或禮何
容心於間哉知善其治而已矣炎帝有天下七十

世何乃於禹而德衰哉仁義者教世之不可後而
衰亂者先王之所不能免者也抑爲之善後焉余
託人以府庖弗能任其弗竊也託人以封壇弗能
任其弗叛也先王躬仁義以善天下之俗是故俗
成而竊者莫之蓋也叛者莫之與也言無咎釁則
雖有百萬之智不足以勝天下之衆矣是以先王
惟不私其後世之子孫如欲私其後世之子孫而
不繇先王之道未有能之者也炎邪禹邪曷德之
衰

帝參重溫

明智不能無好惡好惡之出喜怒從之人君之有
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六代之季盡矣不然揚子云
豈識下族柳宗元而王仲淹豈見卑於李百
彼宋祈興遽救之言尤爲可功

路史後紀四

禮史考略四

禮者天之所不能克者也... 禮者天之經也... 禮者人之節也... 禮者道之華也... 禮者天之經也... 禮者人之節也... 禮者道之華也... 禮者天之經也... 禮者人之節也... 禮者道之華也...

禮者天之所不能克者也

禮者天之經也

禮者人之節也

禮者道之華也



